大灣高中
第20期
電子校刊

Dwhs 20TH ELECTRONIC SCHOOL MAGAZINES

DW HS

目錄

《散文》

我想成為這樣的人	107 班	陳宇嫻	5
夏天最棒的享受	108 班	蔡忠霖	6
遇見美好	108 班	周怡辰	7
美食印象	110 班	林涵偲	8
遇見美好	110 班	陳宥蓉	9
遇見美好	114 班	陳淨文	10
校園最美的角落	117 班	蘇崇瑋	11
淘金夢	117 班	蕭文健	12
鑰匙	202 班	方詠錚	13
我所知道的灣中	204 班	許文杰	15
我所知道的好地方	204 班	李昀珊	16
我所知道的澎湖	210 班	李佳純	17
犬吠之思	212 班	許依蓁	18
校園最美的角落	212 班	邱梓桓	21
放學路上	213 班	林岑瑜	22
我所知道的台南	213 班	林岑瑜	23
我所知道的奧萬大	216 班	李涵穎	24
心靈的視野	217 班	王威霖	25
一條令我嚮往的街道	303 班	陳紫瑜	26
如何利用屬於自己的一小時	303 班	黃芝媗	27
一盆有名字的黃金葛	402 班	阮彥棻	28
一面耀眼的獎牌	402 班	謝宜軒	29
當後悔和遺憾牽著手看著我	405 班	恆　影	30

兩條愛心手鍊	405 班	吳宜軒	32
青春如此，夫復何求?	503 班	林郁馨	34
關鍵時刻	505 班	陳欣庭	35
齒	505 班	陳欣庭	36
郝大灣的傳奇	601 班	陳昱樺	37
生活意趣	601 班	陳彥伶	38
愉快的一天	603 班	蕭茹瑩	39
沉默	603 班	洪晟軒	40
餘光邊境	606 班	陳宥安	41

《新詩》

成為一個乖巧而溫順的普通人	501 班	何依庭	43
車窗	501 班	何依庭	44
重陽	601 班	陳昱樺	45
踏步	602 班	顏以欣	46
在校園漫步時	606 班	陳宥安	47

《小說》

攜摯鬧元宵，傾盡半生笑	405 班	溫盈珺	49
馬致遠官場失意，東籬人河畔遇奇	604 班	廖盈瑞	70

散文

DWHS
20TH
ELECTRONIC
SCHOOL
MAGAZINES

我想成為這樣的人

/107陳宇嫻

我想要成為陳樹菊阿嬤這樣的人，因為她不只把自己的金錢奉獻給了社會，也把自己的生命奉獻給了大家。

為何我想成為陳樹菊阿嬤這樣的人呢?我想成為她那樣的人，正是因為她那「助人為快樂之本」的精神。她自己只是個在菜市場賣菜的菜販，有時候連供自己三餐都不足了，但她為了社會中的弱勢族群，或者是一些孤苦無依的人，把自己賺的錢都奉獻給了他們，也就是把自己的金錢、能力都奉獻給了社會大眾，她真讓我敬佩，她身上有一種精神這種精神就叫「堅持」。

因為我想成為陳樹菊阿嬤這樣的人，所以我要在內心深處種下一顆助人為樂的種子，別人若有困難，我就要向他伸出援助之手，然後無時無刻的關心身旁的人；長大之後，假使經濟能力足夠，就把多餘的金錢捐獻給育幼院、弱勢家庭等，但如果經濟能力不允許，也能去社會福利機構擔任志工，為社會盡一些棉薄之力。只要無時無刻都懷著「助人為快樂之本」的信念，自然而然就能成為那熱心助人的陳樹菊阿嬤。

從此刻起，我就要努力的去幫助人，無論是同學也好，陌生人也好，只要時常幫助別人，我也能成為第二個陳樹菊阿嬤。

夏天最棒的享受

/108蔡忠霖

夏天最大的享受，莫過於吃上一大碗冰，那是我覺得最能讓人忘記豔陽的一件事。

我吃過很多冰，有冰淇淋、冰棒、雪花冰、綿綿冰，但我最喜歡的，是加滿配料、淋滿糖漿、撒滿冰霜的「刨冰」。刨冰是種古早又傳統的冰品，但我認為它是最棒的，滿滿的配料，是最大的特點。每次全家去北港拜拜，總要吃上一碗老店剉冰，挖起一匙，含入嘴哩，「冰涼」立刻貫通全身，體內的燥熱全消失，彷彿豔陽被澆熄，這種舒暢的感覺，用爽快形容再適合不過！我吃到剉冰都會加同樣的五種料；粉圓、芋圓、湯圓、粉條、地瓜條，如果店家沒有其中幾種的話，我也會選芋頭、綠豆或紅豆。剉冰真的很好吃，每次看到老闆開始「刨」一大塊冰塊，體內暑氣就已消去大半，隨之而來的是無盡的快樂。

除了剉冰，也有一種綿綿冰，搭上夏日盛產的水果；芒果冰，根本是夏日的代名詞，金黃的冰上擺滿了新鮮的芒果，上面放一球芒果冰淇淋和幾片「芒果青」，最後淋上雪白甜蜜的煉乳，不管在視覺和味覺上，都有著極大的享受，芒果冰是我心中冰品的第二名，唯有它才能跟剉冰並駕齊驅。

冰品在我的童年創造獨一無二，珍貴的記憶，剉冰即使是古早味，但它也不會沒落，以後一定也不會消失，我希望以後的人也能在夏天享受這個美位的古早味。

遇見美好

/108周怡辰

在我的童年裡，外公、外婆照顧我的時間遠多過於父母，爸媽因為要工作的關係，所以把我和弟弟妹妹交給外公、外婆，起初，跟爸媽分離的那一刻，我們會很難過、不捨，但漸漸的，我愛上了屬於我的另一個家。

咕咕咕——聽到這個聲音就知道要起床了，在鄉下很多人都有養雞，屬於鄉下的原始鬧鐘。一天就這樣開始了每天早上我都會和外公一起去他的養雞場，剛開始，都會跟外公抱怨怎麼會那麼臭到處都是雞糞，但現在我發現我愛上了這裡，總是瀰漫著一股讓人安心的氣味，彷彿這個養雞場還在，我外公也還在。在我五年級時，我的弟弟和妹妹剛好要一年級了，我爸媽讓他們轉回去我們家附近的學校，他們說要讓我在那裡讀到畢業，我好開心，因為又可以陪在外公、外婆的身邊，結果外公在那一年過世了，我哭得好傷心.....好傷心.....。

過了兩年，我偶爾還是會跟著爸媽一起回去外公、外婆家，我時常自己一個人走到外公的養雞場，但是那裡的雞已經被猴子偷個精光，剩下的就只有殘留的雞糞和我懷念的那股氣味，那個氣味始終沒變，還是那麼的讓人安心，但現在外公不在了，這股氣味就是缺了一個部分，想到這裡，我又忍不住哭了出來，我會永遠記住這個美好的地方，把它放在一個專門收藏「童年」回憶的盒子裡，讓這個記憶永存下去。

在外公的養雞場我遇見了美好，在那個瀰漫著雞糞味的地方，我不知為何深深地被它迷住，但我相信外公一定還在那裡，一定還在守護著他永遠的養雞場。

美食印象

/110林涵偲

從小到大吃過的山珍海味很多，但不論多高級的食材，多厲害的料理技術，在我心目中，都比不過那個讓我熟悉的味道—媽媽的「獨門」炒飯。

小時候，常拉著媽媽喊肚子餓，媽媽便會下樓到廚房，幫我和弟弟做飯。不一會兒，廚房便會飄出陣陣飯香，走廊、客廳四處都瀰漫著香味，整棟房子皆被一種名為「幸福」的味道包圍著，如果說，戀人走過的空氣都是甜的，那麼—當時的空氣大概都是幸福的吧！每次只要聞到這股香味，不用猜一定又是「炒飯」！我們因為常吃，所以熟悉，聞久了吃多了，一聞就知道一定是炒飯呀。

一眨眼的工夫，媽媽早已將飯端上桌了。香味撲鼻而來，噴香的炒飯擺在眼前，我連盛飯的時間都不願意等待，一心只想著炒飯，迫不及待的就要大快朵頤一番，媽媽看著我那已經蓄勢待發、好似要將炒飯「生吞活剝」的眼神，也不由自主地加快了盛飯的速度。

一拿到就立刻扒飯，一碗滿滿的炒飯，才兩三分鐘就被吃個精光。清脆的高麗菜、伴著淡淡焦香的雞蛋，再搭配粒粒分明的米飯，淋上一點醬油，很簡單的料理，媽媽總是毫不手軟的炒了一堆，看著面前堆積如山的炒飯，我和弟弟也總有辦法把它通通消滅。現在，媽媽都變著法子，在炒飯裡的配料下功夫，自己醃肉，做不同的組合，雖然炒飯多了一味，但不變的是我和弟弟還是都會把他掃盤清光，不變的還是一個母親為了不讓孩子挨餓的心，她總是告訴我：「看到你們吃飽、吃得這麼津津有味，我就放心了。」

一道再簡單不過的料理，很單純的食材，很家常的炒飯，樸實無華，卻能讓我幸福，足以使我滿足。「炒飯」陪伴我童年無數飢餓的夜晚，存著我與媽媽的回憶，也是一道承載著媽媽愛心的料理。暖心也暖胃，說的大概就是這個吧.....

遇見美好

/110陳宥蓉

對我來說， 打棒球一直是一件很令人興奮的事，但我的球技卻不怎麼好，更何況我是一位女生，女生不管練得再強，都打不過那群高大的男生。我從以前到現在都是這麼認為的，直到我遇見他為止。

前幾年，全臺陸續在各地成立了女子棒球隊，雖然只有零星的幾支球隊，但很幸運的，我在住家附近找到願意收留我的球隊。那天我參加了體能測試，雖然不論在打擊、跑步或是投球，我都遠不及已經訓練了一整年的其他球員們，但教練卻把我入取了。

隔天，頂著烈日，我和球隊訓練了一整天，體力早已不堪負荷，等我準備回家時，教練卻叫我留下來繼續練習，原本我還心不甘，情不願，但教練硬是將我留下。開啟了球場的夜間照明燈，為了我，教練犧牲了他的休息時間，陪我一次又一次的投接球。直到現在，每天揮棒一千次，投擲一百顆球，穩穩接住教練為我投出的每一顆強勁球、平飛球、滾地球.....這已經是每天不可或缺的訓練「菜單」。

漸漸的我的體力愈來愈好，球技愈來愈精進，男生們所投出的超快速直球，遠不及教練訓練我的無敵快速直球，所以只要我大棒一揮，將球打到比賽的記分板亦不成問題。

然而這些成就都是因為我遇見了他──願意為學員犧牲休息時間，做特別培訓的教練。每天掛在教練臉上那張嚴肅的面孔，對我而言， 是世界上最帥、最親切的「笑容」，這是專屬於我的美好，因為他魔鬼般的訓練，才讓我可以超越體能限制，贏過那群男生。

遇見美好

/114陳淨文

人生的道路上，是崎嶇、艱困，時而會迷失自我的方向。晦暗不明的目標，使內心更加惶恐，踏出的每一部戰戰兢兢，深怕跌入萬丈深淵。而在此時，一道曙光劃破絕望的心智，帶領我飛翔並更加充滿自信。遇見了美好，那份美好，是來自於我的父親。

小時候，一直看著爸爸辛苦的身影。辛苦的背後往往是讓家人溫飽，為了讓我們綻放出笑容。儘管如此，他還是不忘陪伴我、教導我。有一句話，他告訴我：「能身為這家庭的一員，是我畢生最大的美好。在怎麼疲累、在怎麼操勞，也都值得了。」說話時的神情是那般溫柔，我想，這種情感必定磨鍊了許久才有光輝的吧?

畫烙印在心頭，每當我躊躇不前時它便成了動力來源。衝破人生的冰河；越過困難的高牆，逐一達到目標。一株芽萌起，我想跟隨他的腳步！和他一樣能帶給別人美好！

美好，不再是專屬於自己的事物，這個道理我深知著。散播，使他人同樣遇見，才算是屬於自己真正的美好。

它不再遙不可及，轉過身；伸出雙手；打開心房，說不定就找到了。只要秉持一句話:「美好，等著你去發現，只要不放棄、不氣餒，它永遠存在。」正如我得到了爸爸贈予我的美好，散發永垂不朽的力量。

校園最美的角落

/117蘇崇瑋

走進校園，一棟棟高聳的建築物豎立在眼前，綠油油的草地帶領著我們走向知識寶庫，這裡，還有許多事物等著我們去探索、去發現。

你最喜歡校園中的哪個地方呢?有人說是教室，因為那裡，可以學道許多寶貴的知識，包括課本內容和做人處事;也有人說是圖書館，因為那裡，有許多把智慧的鑰匙，等著你找到它，用它打開智慧之門;還有人說是校門口那綠油油的草地，因為那裡，可以讓你放鬆心情，一邊欣賞大自然的美好，一邊和朋友聊天，準備好了繼續努力學習下一節課的知識。

我覺得，我最喜歡的校園角落就是操場，它是我心目中最美的地方:下課時，一群滿頭大汗的同學在那裡自由的奔馳，一邊吶喊著，一邊使盡全力的往前跑，每個同學都不願意落於人後，從這裡，我了解到了「人會因為『競爭』，而變得更加『努力』，更加『進步』」。

發完考卷後，許多人垂頭喪氣的看著自己的分數，眼淚在眼眶中打轉，心情就像是從聖母峰頂端跌下來一樣，覺得自己是白期待了，這時，操場就是你抒發情緒的好地方，你可以去那裡盡情奔馳，讓痛苦隨著涼風而去;你可以去那裡盡情丟球，讓痛苦隨著那顆球離你而去;你可以去那裡盡情投籃，讓痛苦隨著球落入籃框，接著，你會發現，喜悅湧上心頭，痛苦隨之消失的無影無蹤。

操場不只能讓你抒發情緒，也能讓你見識到所謂的「天上最美是星星，人間最美是溫情」，在運動時，難免會發生意外，但發生意外後，所面臨到的情形卻大不相同:有些人一跌倒，就有同學上前關心，有些同學跌倒，卻只引來一片笑聲。在操場，你或許就能看見溫馨的一面。

通常，我們是到操場運動的，所以，操場是最容易受傷的地方。有次下課，我和同學去散步，看見有同學跑太快，鞋帶沒綁好，結果自己踩到鞋帶，然後就摔了一跤，只見一旁同學圍攏了過去，想關心他的傷勢，也有同學安慰他，最終，他努力的站起來，由同學攙扶到保健室。看到這一幕，我領悟到了溫情的美好。操場是校園裡最美的角落，因為在那裡，你會聽到在努力之後的歡笑聲，你會看到同學在悲傷之後燦爛的笑容，你也會感受到人間最美是溫情。

操場，並非只是運動場所，只要你探索它、發現它，你就會了解到在操場原來也可以學到許多知識，這就是我認為校園最美的角落是操場的主因。

淘金夢

/117蕭文健

人人皆有一個碩大的夢想，而這個夢想猶如黑夜中的一盞明燈；宛若大海中的一顆珍珠，不去尋找，什麼也沒有，一旦去摸索，卻能看見一絲渺小的希望。

淘金人就有一個淘金夢，從黎明之時至蒼茫之際，便開始馬不停蹄地辛勤挖掘，每天都在既陰暗又潮溼的地窟生活，僅靠著一盞微微發光的油燈照明和一壺沁涼冰冷的水解渴。倘若今年運氣好，挖掘到一條金脈，整年便可無憂無慮，說不定還能家財萬貫；但如果好景不常什麼也沒挖掘到，就只能過著三餐不繼的生活，那淘金人必定深感惆悵。唯有不放棄，才能實現淘金夢。

淘金宛如大海撈針，剛開始缺乏經驗，經常只能淘空虛、淘寂寥，淘到那虛實不定的生活。但在此時，也悄悄的淘到了許多經驗。漸漸的，淘金人已擅於開鑿那洞窟裡極為稀有的金礦，因此，他也變得更加富足。如今，他已經獲得礦山的青睞，能更自在地徜徉於他的金礦中，並實現他的淘金夢。

現在，淘金人的臉上已不是煩憂、不是惆悵，而是一抹淡淡的微笑；而他的手已不是結滿厚繭、不是汙穢不潔，而是有著豐足經驗的手。

但願我能效法淘金人，有個碩大的夢想，並不畏艱難，即使前方風雨交加，仍要逆流而上，朝夢想邁進，這樣也就不愧對先前的努力了。

鑰匙

/202 方詠錚

微風拂來，搖曳起我黑褐的髮絲，午後暖陽是打翻的蜜糖罐子，甜膩膩的，包裹我心，我的手心上有一把銀色的鑰匙，於太陽的照耀下閃爍著光芒，那把鑰匙並非長得格外特別，略方的頭，連續兩個凹凸的身體，沒有任何花紋在上頭，唯有在我手中的溫熱，那是一把屬於我的鑰匙，彷彿是通往一切的魔法棒。

依稀記得，兒時的我特別想要一把萬能之鑰，帶我去到我想去的每個地方，那時的我想去到童話世界，灰姑娘的一襲禮服，那雙千萬少女的夢想—水晶玻璃鞋，我也希望我能到那樣美好的地方，於偌大皇宮舞動曼妙身姿，似花間彩蝶，如湖心天鵝。我也希望那把萬能鑰匙為我開啟迪士尼的大門，對過去的我而言，那是最為甜美的夢想，是遙不可及的憧憬，我想玩遍所有設施，和擁有一套公主套裝，天真的那些幻想總能勾起我燦爛的笑容，彷彿笑出了童年，也笑出了我的小世界。至今，回頭一望，我才發覺自己早已擁有萬能之鑰，它是純白的，是七彩的，是我心中永遠長不大的，想像力。

而年事稍長的我，又找到另一把鑰匙，這把鑰匙帶我飛翔，飛至世界每一角，甚至引領我回到過去，那就是閱讀，對於很多人而言，閱讀是最好的消遣，當然，我也不例外，我著迷於斑斕的書中世界，喜歡虛幻卻動人的小說角色，更愛作者一筆一畫鑽刻的細膩與溫情，我好似和劉備一同參與了赤壁之戰，體驗了徘迴於生死的刺激，及最終勝利的成就感，也彷彿和哈利波特騎著掃帚，飛掠那無邊無際的蒼穹，來一個逆風的衝刺，華麗的翻轉，我嘗盡了自由自在的快感，也宛如跟隨著文字，來到那棵桂花樹前，天真的女孩搖著那樹，細碎的落花，是記憶中的桂花雨，那般芬芳滲入我鼻間，一滴一點流入我心底.....，曾經的閱讀之鑰能打開宇宙的每一隅，引領我漫遊到，所有我想去的地方。

誰知，我的心卻成了誰也打不開的世界.....

原來歲月真的能封閉一個人的心，活潑女孩漸漸安靜，曾是一點破皮就大哭的她，不再輕易落淚，唯有很深很深的半夜，才由睡枕抹去那些心碎。諸多的事情成為秘密，最好的朋友說了自己的壞話，努力了許久又考了一場空，師長們的斥責次次瓦解脆弱的信心，

好想逃離這個世界啊！那種想哭又哭不出來的感覺像是孫悟空被壓在五指山下，胸口的悶痛蔓延至全身，我無法翻身，微弱一絲氣息徘迴鼻間，無法言語，艱難呼吸，不是自在的活著，又不是痛快的死去，甚至說不出救命，只能紅著眼眶，靜靜望著這一切。我變得不和任何人說話，不愛笑，討厭訴說遇見的苦悶，把自己關入了隔絕外界的房間，我的心沒有了鑰匙孔，沒人能把它解開.....

直到有一次，我翻到以前的相片，看見笑著的自己，那樣的笑容使我詫異，它是如此的乾淨，寫著不需要理由的快樂，是那樣的久違，我頓時理解了甚麼，的確沒人能解開我的心，只有我自己，我的樣子是由我決定，我的心，我的生活，我的人生皆是由自己解鎖，可以選擇解開那些快樂，敞開自己的心靈，也可以消逝掉自己的鑰匙孔，丟棄掉自己的鑰匙，因為我才是那個主宰。

「喀喀！」我用鑰匙解開家門，我也化為一把鑰匙，笑的，勇敢的，我要解開我未知而令人期待的人生.....

我所知道的灣中

/204許文杰

每日早上一起床，看見日曆上的日期，14、15、16……！今天要上學！趕忙騎上腳踏車以火箭般的速度向著學校奔馳而去。

灣中，是我自國小以來就想來的學校，校園中的雕像、草地、校舍……無一不是我所嚮往的。在灣中，我感到極度的自由，你如愛食物，合作社就是你的天堂；你如愛人情，學校中的老師都和藹可親；你如愛看書，圖書館的藏書定讓你耳目一新……社團，也是在學校中重要的一環，在其中所學，不能在任何一本書中被你所發掘，那就是「團隊精神」與「人際互動」，參與其中的感動不可言喻。

在灣中周圍，也是一個方便的生活圈，如你為了深入探究學習的內涵，學校與補習班只有一街之隔；又或是你於放學後飢餓難受，附近又像夜市似的，多種選擇任你挑選。

灣中的生活，比起國小時期更加多采多姿，關心同班的同學，關心學校的時事，關心別班的交流，關心自我的課業，關心學校的汙染，關心班級的事務，這些都是我在灣中就讀後才有的層層體會：人情、同理心、團隊精神、獨立自主、進德修業，我的所學，就是我所知道的灣中。

我所知道的好地方

/204李昀珊

我從小就在大灣長大，在大灣就學，在大灣玩耍，在大灣逛街，所有的生活大小事物全都由大灣一手包辦，大灣簡直就像是我的第二個母親。

經過數十個狹窄無比的巷子，眼前所見到的是紅磚加上瓦礫，整齊的排成兩列隊伍，壯觀無比，沿著小石子路，沿著鄉村的寧靜，沿著叮叮的腳踏車聲，便可看見，一間柑仔店，那是我阿公在我小的時候最常帶我去的地方，那裡雖然沒有百貨公司裡的百貨、沒有都市裡的人潮、沒有人們愛的名牌、但是那是我最愛的古早味，它才是我們大灣的象徵，因為那是只有大灣人才知道的地方，那裡的東西不但價錢親民，物品耐用，就連冰棒也十分有趣，全是自己手工製作，各式各樣的圖案都有，吃了令人回味無窮。

經過柑仔店，再往前沿著阿伯的足跡，沿著阿婆的聊天聲，沿著芋冰車的聲音，一個巨大無比的黑影出現在你眼前，抬頭一看原來是棵榕樹，那是我最好休息的地方，一坐下一群阿嬤就跑過來逗我笑，跟我閒聊，這真是一段美好的日子。

我的家鄉大灣是個藏寶圖，就連我都還沒探索完，還有很多寶藏值得挖掘，下次我一定要再來拜訪我所知道的好地方，把整張藏寶圖的寶藏找出來與大家一起分享，我永遠都愛這個最好的地方—大灣。

我所知道的澎湖

/210李佳純

烈日照耀下，澎湖島鄰近的海面上，波光粼粼，船隻在海上航行，人們在海灘戲水，澎湖島就此散發出熱情。

搭乘快艇進入澎湖內港，人潮擁擠，彷彿一窩蜂的人要去採購限量商品，不過在澎湖的各個地方、角落都看得到的就是「機車」，它讓人們可以快速的移動到目的地，也到處都有在出租機車，就這點來證明澎湖空氣品質不佳的原因之一。

澎湖又分為五個島嶼，吉貝島……包含本島，不過在本島最有人氣的應該就是跨海大橋和雙心石滬了，騎機車經跨海大橋時，海面看似平靜，卻處處暗藏漩渦，有大有小，對岸有非常特別的建築構造，有點類似原住民的石板屋，巷弄狹小，不過路線卻是有規律的。再來就是雙心石滬了，它以前是個捕魚的設施，由上往下俯視，海浪拍打在石階上，顯得石滬更有生命力了。

此外，澎湖還具有環島路線，其中最讓我印象深刻的就是要從雙心石滬離開後的那條路上，海拔位置偏高，令我感到意外、興奮的竟是有「山羊」在山地的草原上吃草、奔跑，更近的距離就是直接靠近機車，這種親身體驗是很難得的。

澎湖讓我發現世界上更多的美景，也深刻迴繞在我的腦海中，在我眼中的澎湖就是一個擁有豐富自然美景，讓人放鬆身心的好地方，空閒時間來走走，一定可以讓你受傷的心靈得到一個最大的撫摸。

犬吠之思

/212許依蓁

耳裡的天空是黑黑棕棕的，我的腦波愚蠢地擺盪，映眼的是眼皮闔上後的如萬花筒中的奇妙景色，嗅覺失意，僅是一場空，味覺胡思亂想，也弄得挺逼真。我的心平行線似的入眠——全身上下的血液是乾涸著。黑夜被大自然扛著，緊閉著不透氣，好像時間被鎖住了。不知幾許，五位摻雜的犬吠把天色著亮了。時而是機關槍的轟轟轟轟；時而是嬌嗔女子嫩語撒嬌著；時而輕揚竄入雲塵，悠遠的不見影；時而是透進心來如風薄的輕舞著。頓時全身受刺激似化學元素起反應。

犬吠勾引人不同的觸感。或許給你一種失溫的孤獨，淒厲的恐懼；或許想起警方勞頓追趕夜半猖妄亂肆的飆車族，那犬吠擁有同理心似的娓娓而來；或許給夜班同胞們帶來了慰籍。以我而言，卻是奔湧宿營的記憶，尤是於野外的靜夜，那犬吠在山林中的宏響。往往下午抵達營區。我和我們這露營團的小朋友，早已熟識。集中於某一帳，聽著收音機，而零食一包包的置於折疊桌。我們玩桌遊，享著零食，音樂在身旁繞著，和著鳥語花香，簇擁著閑適。我們也會打羽球、丟球，歡愉於大氣中對流著。若營區附近有有泳池、沙坑，我們會去那兒，找回童年的膠囊。有一回那水池是由紅綠藍等不規則柱組合成的隧道，我和麻吉妹喜愛於裡頭東鑽西鑽，漫漫友情的迴廊中。有一小瀑布瀉流而下，如歡樂旋律交迭。我們在那兒玩到捨不得上岸。爽朗的水，清潤著身心，在我光滑的身子輝映著如流星般的波光。又有一回的露營區，有著柏油色的沙坑，被豔陽洗滌出圓滑的黑晶。

我和麻吉妹撥弄著，建築我倆的秘密，像把粒粒回憶拼拾成瑰玉。我和麻吉妹有時也會在他們家客廳帳談天說地，玩最愛的「一角兩角三角形」，每到十一角時，輪流打電話，找誰、在哪裡、在哪裡做什麼事——從不感厭煩或膩。有一次是教我做羊毛氈，她做她的兔子，我做我的球。她手藝巧，向我分享她做好的東西，說我從裡面挑一個妳想做的物品，並細心指導我。她也會陪我去看其他營友養的狗，小乖、布丁。我最最愛小乖，因她身材、年紀皆比布丁小，喜歡抱著它。我們就常常被山邊流水款轉著，唧唧蟬鳴，滾滾翻摺的蟲音，淨眼的翠草，陶養友情的芬蘊。

接下來的晚飯時刻，香氣如魚的泅泳者。一道道佳餚如花朵綴放於折疊桌。我們一樣集中在某幾帳飽餐，熾紅的蝦，綠樹般的花菜，滑溜溜的烤雞，有順口的麵、軟綿綿的白飯，可謂一場盛大的味覺饗宴。味蕾豪放的榨壓，渾攪著美良佳食。大人們的話是溪水潺潺，聊食材、時事、有關孩子的事等。我們這團跟大人是同世界的，應和自如。一飽口福後，大家相繼著去盥洗。參加「水上派對」。感著純潔的山泉水，是那透明的水晶絲，垂垂而下，輕吻肌膚，實在是爽快不過。淋了一身芳香後，我會去看一下小乖、布丁，玩握握手遊戲，順道等麻吉妹。經常大家相約去夜遊，洗完澡時，提著手電筒，到夜裡的林木裡放風去。

遠眺脈脈不絕山峰，一巒一嶂的攬著夜色，敲著雄渾的神奇，推運至無境之際。回頭望前，暗橘黃的燈彩，剪下了枝椏、樹葉，為路面貫影了斑駁，貼合彣彣的柔靜。我們看見山壁上的樹蛙，活躍在昏沉的時空裡，探訪著牠的晚餐；蟾蜍於壁洞裡伺機的察候，為了領薪，盼敵手前來供他身手大展博取業績；望前走，持燈朝上照，飛鼠驚悚的在葉梢裡賽跑，一倏而逝；間歇的角鴞聲，而於黑夜的角落，莽莽厚沉的輕駝伏起，又悄悄墜落，像是夜裡的偷窺狂，您得費盡心思去聽。有時儘管只在營區附近的溪河抓蝦，也是依然得有趣。溪水漕漕，灰白的蝦在手電筒燈光下，熱情活潑的做夢著，水一瞬瞬的閃動。那蝦苗條、豐腴、高長、矮短、適中皆可任你觀察，取幾隻放進透名盒中，帶回營區。我們也會仰望星空，星銀的潮水溢滿了宇宙，把我的眼、心靈拎提在一齊，剎時那些又成了溪河的音符，停不下的寧靜跳舞著。我全身懾住了，體悟到宇宙與自然的結合是如此的美妙。

回到營區，我們幾個小孩又玩起桌遊，黃白的燈條，懸於客廳帳周圍，燻瑩著溫馨。再來是小孩們最最重要的環節——泡麵會議。我們圍一圈坐。實在不易的從課業的海嘯裡救出，彼此必然凝聚心力，點燃那把把薪火，焦合起溫暖，溫燙著幸福、喜悅。麵香盈在我們心頭，裊裊熱氣，繾綣著心照不宣的話語。麵一捲捲的下肚，話也一語語的吐出，總覺像麵條那樣的彎曲，言不盡。最後是大人們的「酒光絢燦」。亦於某一客廳帳團聚，酒、零食皆已備妥。通常大人的話閘子從「酒」開始。例如父親某一回帶了罐梅子酒，你

一杯我一杯的分給大人喝，乒乓乒乓的邊喝邊說「心得」。接著是「八卦時期」，侃侃致興的講東講西。小孩子也會在那。我最最喜歡這個環節了。大人的話語隨零食於口中旋滾著，好像把我們摧眠，儘管零食一片片往嘴裡塞。但我即是愛這種「鬧熱」感，便也撐著眼皮，讓充滿餘溫的酒，韻存的撥弄靈魂，飄盈在醺醺然，我沒酒喝，卻也迷去。我還會去找布丁小乖，我喜歡布丁站來前腳扒著我衣、舔我、尾巴烈烈擺晃著，惹人憐愛的神情求我陪牠玩，我喜歡和牠牽手，也喜歡牠那樣的神情姿態。睡覺之時，拉著一湧星月，覆身而眠。此時早已稀疏的人語，更成了偶來的雲浮掠天際。帳篷外草間暈散著燈光，草間總有蟲吟流著，滲入腦裡，得了番悠悠然。遠方犬吠開始五花八門的像在夜市擺攤般，布丁小乖有時也會湊熱鬧，吠叫了幾聲。搭配著黑棕的夜空，那犬吠宛若魔音，也騰騰的伴人入夢。融溶於大自然的靜謐，簡直是首晚安曲。

晨霧，悄緩的散步著，莫寞的貓霧光，靨綻了黑暗。夢醒時分，這難得的清靜，沐洗著身心。山裡的早晨有露水是難免的，也不妨是要配件夾克。我們這群小孩，大早就集中於麻吉妹家的客廳帳，齊驅趕這涼冷的氣息。享用著各自的早點，飽餐後又玩起桌遊來，打球抑或丟球。熱活的陽光於期間慵懶的舉著手臂，跆著堅實的大腿，站穩了大地。霧漸漸的遠去，張開了群青。正忙著的暖陽，與花草、昆蟲招晨訊，也喚起細嫩的毛孔。

第二日我和麻吉妹也有一段獨處時光，又是一通通「一角兩角三角形」的電話，菀爾的響起，交織著暖流，注入彼此心底。一起看手機，兩人縮在個小螢幕，卻不覺壅擠。陪我去跟狗玩，抱小乖。那暖沉的體溫，迴返流竄在神經裡燒灼。我們也會去幫大人收帳、整理行李。下山吃飯時，坐一起。與其他營友守握最後的「團聚」，我和麻吉妹玩著小遊戲。哎！兩日露營只不過一陣風吧！我們家帳蓬壞了，殘酷的課業漩渦，總愛亂象，又把我們捲入茫茫之中，彼此能再重逢，就像是仲夏的一場雪，那樣的不易了。

上回你們又去露營，我沒法去，這回約你們出來晃晃，卻也是事忙，不能去。總覺彼此距離是如此的遙遠。每當夜晚那犬吠響起，那曾經的一切又要把我興奮的喚起，念念的思緒使人揮之不去。

校園最美的角落

/212邱翊傑

平凡的校園看似無趣，但只要停下腳步用心觀察，也許就會發現到未曾駐足欣賞的景色，即使是一處不起眼的角落或是習以為常的景象都有其耐人尋味的地方，而在我的眼中，這個地方便是—教師前的走廊。

踏著沉重的步伐走進校園，一如既往的走進了我的教室，不過，好像跟平時有點不同，今天來的特別早，站在走廊上向右望去，映入眼簾的是一片金黃的陽光照耀在走廊的一端，暖暖光線的來源便是鏡頭處升起的朝陽，這是只有早到的人才能看見的美景，有些人可能覺得沒什麼，但那只是因為他們不曾用心體會事物的美麗。

黎明對應黃昏，一樣的走廊，一樣的太陽，卻是截然不同的景色，黃昏溫和的光畫在空中，與藍天融在了一起，在名為雲彩的畫布上渲染開，而照在走廊上的光變成了粉、藍與金黃的漸層色彩，彷彿幻境般的走廊令我看呆了眼。

雖然說令我著迷令我看呆的是光的色彩變化，但若是沒有這走廊作為展示光的畫布，再漂亮也沒有用，有時候一個地方的美不僅是好看這麼簡單，更重要的是其代表的意義，教室前的走廊，朝陽在一端升起也在另一端落下，它是最完美的畫布，他就是我認為的，校園最美的角落。

放學路上

/213林岑瑜

最美的地方，那是我的家鄉— —臺南。那裡沒有太多的高樓，那裡有著我最愛的美食，當然最著名的就是台南的「人情味」。

臺南，在大家的印象裡，有著許多名勝古蹟，還有特色小吃，最具代表性的老街裡，賣著許多讓我懷念的美食。但是說到臺南，讓我絕對忘不了的，是安平路邊的白糖粿和豆花，便宜又美味，賣著白糖粿的奶奶，說著一口道地的台語，熱情的對客人問候，而那碗加珍珠的豆花，是安平著名的美食，滑順綿密，入口即化，那碗豆花，是不少外地人前來朝聖的美食，也是許多在地臺南人從小到大的鄉愁。白糖粿和豆花，那是我絕對忘不了的味道，那袋子裡裝的，是許多人對臺南的鄉愁。

在安平那裡，還有那麼一個地方，那是我小時候最愛去的地方，天空上交織著許多飛行著的風箏，許多小朋友在那兒跑跳、玩耍，每到下午，那紅通通的夕陽，照在那兒的河上，像是撒上金粉一樣，金光閃閃，水面緩緩的波動，在那夕陽下，我與家人們的兒時回憶，那臉上的笑容，是我感覺到最純真的快樂。

那裡是臺南，我的家鄉，是我記憶中帶給我最熟悉的快樂的那個地方，我坐在車裡，假如車窗能錄影，那它一定收藏了許多人快樂的笑容，快來臺南吧！那將會是讓你無法忘懷的旅程。

我所知道的台南

/213林岑瑜

最美的地方，那是我的家鄉— —臺南。那裡沒有太多的高樓，那裡有著我最愛的美食，當然最著名的就是台南的「人情味」。

臺南，在大家的印象裡，有著許多名勝古蹟，還有特色小吃，最具代表性的老街裡，賣著許多讓我懷念的美食。但是說到臺南，讓我絕對忘不了的，是安平路邊的白糖粿和豆花，便宜又美味，賣著白糖粿的奶奶，說著一口道地的台語，熱情的對客人問候，而那碗加珍珠的豆花，是安平著名的美食，滑順綿密，入口即化，那碗豆花，是不少外地人前來朝聖的美食，也是許多在地臺南人從小到大的鄉愁。白糖粿和豆花，那是我絕對忘不了的味道，那袋子裡裝的，是許多人對臺南的鄉愁。

在安平那裡，還有那麼一個地方，那是我小時候最愛去的地方，天空上交織著許多飛行著的風箏，許多小朋友在那兒跑跳、玩耍，每到下午，那紅通通的夕陽，照在那兒的河上，像是撒上金粉一樣，金光閃閃，水面緩緩的波動，在那夕陽下，我與家人們的兒時回憶，那臉上的笑容，是我感覺到最純真的快樂。

那裡是臺南，我的家鄉，是我記憶中帶給我最熟悉的快樂的那個地方，我坐在車裡，假如車窗能錄影，那它一定收藏了許多人快樂的笑容，快來臺南吧！那將會是讓你無法忘懷的旅程。

我所知道的奧萬大

/216李涵穎

清晨，鳥兒們在聊天的聲音喚醒了我，起了床，準備出門散步迎接新的一天。

我現在身處奧萬大，清晨的空氣溼溼冷冷的，聞起來有一股青草的清香味。昨晚剛下了場雨，新翻的泥土也有特殊味道。觀望著路邊小巧玲瓏的花，真是令人心情格外愉快。走著走著，來到了一片大草原上，這裡幽靜的很，連遠處傳來的鳥鳴聲也聽得一清二楚，要不是草地是溼的，我恨不得馬上躺在這廣大的綠色海上，仰望著太陽還沒完全露出臉的天空。朝身邊一看，是個以「楓葉」為主題的巨大裝置藝術，平時這裡人山人海，很難和它合照，現在終於行了，我立刻拿起相機和這美麗的楓葉合照。

不知不覺，時間已經來到了十二點，該吃午餐了，從背包拿出一個精緻的便當盒，找一棵滿是楓葉的樹下吃飯。飽餐之後，我抬頭看了看茂密的楓葉，真是一幅漂亮的畫啊！這時有一片楓葉落了下來，彷彿是聽見我讚美它而來向我道謝。紅色的楓葉上有著明細的紋路，像人的手掌一樣，我把它夾進書裡當書籤，每當我看見它就會想起奧萬大的美好。

時間已到了黃昏，我看著車外的風景，看到了寫著「奧萬大」的招牌，想起今天的一切美好，楓樹上的景色美不勝收。如果還有機會，一定會在來的！我看著楓葉書籤，慢慢的進入夢鄉。

心靈的視野

/217王威霖

從小到大，在我的記憶裡，無論身在任何團體中，都是鶴立雞群、出類拔萃的。因此，我也常是一個團體的領導者。自從國中第一次段考拿下班排第一、校排第十四後，同學們欽羨的眼神使我驕傲的心盛大了起來，進而得到了這個易習難改的壞習慣─目中無人。

從此之後，我將自己當成「法則」，讓自己成為「絕對值」，完全將媽媽教導我「嚴以律己、寬以待人」的觀念拋諸腦後。說話總是尖酸刻薄、不留餘地，就像射出一支又一支的利箭，傷透他人的自尊心。漸漸的，我開始瞧不起班上的同學，就連我的好朋友─陳睿志，有時也難逃我輕視的眼光而自尊心受創。

接下來的半年內，我從萬人羨慕的對象，變成處處針對的「標靶」，就像從天堂掉到地獄般。只因為我太過狂妄自大，同儕的眼光也從佩服變為厭惡，我的人際關係就像滑雪般「咻！」一聲地往下滑；只因為我說話咄咄逼人，就連我的校排也掉到史上最低的一百零九名。成績單發出那天，全班同學圍著我，緊盯著桌上空白面朝上的成績單，原本我只想默默的帶回家，但在他們百般地言語刺激後，我翻開了「它」。

發完成績單後的一個月裡，我受盡了各種冷嘲熱諷，彷彿先前我對他們說的話都再度回到我耳裡。那些尖酸刻薄的言語隨著血液在我體內不對的循環，他們穿過我的五臟六腑，甚至衝進我的腦海，讓情緒變得負面.....。於是我開始學會謹言慎行，並且練習體諒與包容，「沒有人不想做好，只是他們還沒做到」。

往後的我不再像從前一樣鋒芒畢露，只覺過度的表現自己的能力，只會招來更多厭惡的眼光。抬頭，可以看到許多美麗的風景，所以才成為每個人向上攀爬的方法；低頭，對站在頂峰的人而言，可以因為看到底下的人的努力而不再自大。有好的能力且不自大，能屈能伸，才是開拓心靈視野的最高境界。

一條令我嚮往的街道

/303陳紫瑜

那一條街道，是我出門的必經之路。我在大灣超過十幾年的光陰，不管是上學、購物，那一條平凡無奇的街道，我路過了十餘年。總是匆匆路過的我，對它的印象，大概只有「一排矮房和一排高樓」如此粗劣的記憶而已。我直到那天才被這條街震得無地自容。

那是我第一次自己回家的秋天。一路上寒風包圍了孤寂的我，身上厚重的書包幾乎將我壓成碎片。當身體不堪疲累之際，那條街如救世主般映入我眼簾。走進街道中，我放慢腳步去享受這得來不易的溫暖。高樓阻擋了無情的風，也拯救了落魄的我。望向另一邊石榴色磚頭砌成的矮房，牆角的縫隙中，有幾株強鑽出的小草；敞開的門旁，幾位頭髮斑白的老人家正悠閒的喝茶聊天；稚嫩的孩子們在猜拳背後賭著輸了請吃糖的籌碼，興奮的玩在一塊。這一條街，既有著人情的溫暖，還有著農村的樸實啊！

在我看得出神時，出自各戶人家廚房的香味已經占領條街了，看來各家的主廚們準備在此上演一場料理大戰呢！此時貫入耳中的是如美食街中的熱鬧叫賣聲和我肚子的求救聲。煞風景的手機鈴聲響起，叫醒了陷入想像的我，更提醒了我要趕快回家的事實。

這一條街，用溫暖喚醒曾經對她冷默的我；用樸實點亮我這老是走馬看花的眼；用人情融化我對3C獻上的忠心。我不再急著回家開電視、玩電腦、滑手機，因為我看見了3C中沒有的風景，也感受到了3C中沒有的人情。

這是一條令我嚮往的街道。它讓我願意拋棄一切塵囂，窩在它的溫暖中；它讓我願意甩開一切繁華，徜徉在它的祥和裡；更讓我願意掙脫3C的枷鎖，細細體會生活的美好。

如何利用屬於自己的一小時

/303黃芝媗

所謂「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時間轉瞬即逝，在眾人每日汲汲營營的追求功名利祿之時，美好的青春年華也隨之消散，在我們忙於名利之時，倘若有個只屬於自己的一小時，並善用這短暫的時間，那生命就能更豐富。

我們有多久沒有徜徉在大自然的無字書中?又有多久沒有好好的親近它們，體會來自大自然母親的饋贈呢?如果我有這一小時，我想讓自己遨遊於山林之中，放下自己的疲累，看那汩汩流水淘洗着河床下沉靜的歲月。又或者是尋找樹腰之間，會不會有一個個撐著雨傘的小人兒，享受著忙裡偷閒的快樂。走進山林，放慢自己的步調，讓這一小時的自己，與自然融為一體。

繁忙的生活，世俗的慾望總讓我們迷失自我，如果我有這一小時，我想體會反璞歸真的感覺，讓流水帶走我們的煩惱，陶冶我們的心靈。生活的酸甜苦辣鹹，是對生活的體會，也是對生命的總結，試著翻開這本無字書，回歸從前清淡的味覺，享受一次心靈的饗宴。

空閒與生活，如布匹之經緯一般，唯有二者交錯編織，方能成就美麗的絲綢。這一小時，或許不再只是與自然的相處，他更是一種心情上的抒發，好好的利用這段空閒時間，為生命這本畫冊，添上濃墨重彩的一筆。

一盆有名字的黃金葛

/402阮彥棻

國二下學期，某次衛生股長集合完畢，自學務處歸來時，手中小心翼翼地捧著一個不比廚房裡的量杯大多少的小盆栽，全班七嘴八舌，好奇的詢問怎麼一回事，衛生股長，一個敦厚老實的男孩，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因為名字諧音，大家給他起了個綽號叫「魚油」，解釋道：「這是衛生組送給我們淨化空氣用的。」一陣哄堂大笑，我們都覺得，叫這一小滴玩意兒淨化什麼呢！笑鬧間，這株看似不起眼的黃金葛成為了我們的新朋友。

起初，它被安放在坐我後面「魚油」的書桌上，我莫名其妙對這棵小樹產生了極大興趣，時不時轉過身將它拿起把玩，每天都主動分享一些我喝的開水給它，甚至以我最愛的神話人物「洛基」替它取了名，「魚油」見我如此喜愛，乾脆將洛基交由我照顧。每當同學老師們問起：「為什麼它跑到妳桌上？」，我們總愛開著玩笑說是我搶來的。

不知不覺，洛基陪著我們度過了兩年光陰，中間假期我都將他帶回家，善於種植物的媽媽給它換了大盆栽又施了肥，讓它越長越茂密。我的書桌都放不下了，同時大家也從最愛惹事生非的階段蛻變為更成熟且即將大考的認真學生，我將洛基放到跟導師借來的教室辦公桌空間後，大家開始在放學時間笑嘻嘻地提醒我：「幫我們的班草澆水沒？」我便順手將水壺扔給離它最近的某個同學，他會溫柔的倒一些開水進去。這個儀式成為了我們每日的默契小時光，在歷經一天奮鬥後，這句話伴著笑聲，就像開瓶器，將我們從滿佈壓力的玻璃瓶中解放，為我們重新注入活力。

洛基這盆黃金葛在畢業後順理成章隨我回了家。這兩年我們班與它相處的時光何其珍貴，每當望著它，總想到那些讓好姐妹自面頰上拭去的淚水; 想到當我們不服標準答案，花半小時與老師爭論的勇氣;摯友們彼此遭遇瓶頸時字字句句真誠令人感動的勉勵，甚至是與課業競爭者們在看法不合「吵架」時冒出的經典酸言酸語，這些有笑有淚的回憶不免令人心頭一陣溫熱。

我接下了繼續照顧好「班草」洛基的任務，某方面來說，應該還是在為這個永遠的班貢獻著一份心力吧！天下無不散的筵席，與這樣一群互相扶持成長的同伴們分離真的好令人不捨，但我知道大家的心依舊同在，依舊是彼此心裡重要的支持力量，正因我們曾互相馴養，想起在某個地方有個人可能正想著自己時，能夠感受到那麼一點甜蜜。我們正像洛基一樣，繼續成長茁壯。

一面耀眼的獎牌

/402謝宜軒

在午後熾熱的操場上，胸口，急促的起伏著，「下個月就要比賽了，想參加的人練習不要給我請假。」我們拖著疲憊的身軀，支撐著顫抖的雙腿，圍繞著教練，整齊的回答：「知道了，教練！」密集的訓練如火如荼的展開，我和我的隊友每每搭配參加比賽，但最佳名次只停留在全國第六，這一次，我們想來個突破。

在水上做衝刺練習時，一次的進步使我們歡欣鼓舞，多次的停滯使我們灰心喪志。訓練時，一次次的溝通培養默契；訓練結束後，一起回顧今天練習的影片，調整彼此的動作；週末夜裡，互傳訊息討論教練提供的戰術。

這天，比賽的日子終於到來，大家的實力不相上下，我們靠著地主優勢一路過關斬將，到了四強。賽前寧靜的片刻，手掌平貼著水面，看著對方，讀著彼此緊張的心，我們進行最後一次擊掌，握著那雙因練習而不滿水泡和繭的手，堅定的目光凝視著未知的遠方.....，兩分多鐘後，我們衝過終點，越過瓶頸，終於奪牌了。頒獎的樂聲響起，我們分別接過獎狀和獎牌，內心充滿雨過天晴的感動，感謝我們沒放棄，也因為隊友這一路上的努力和陪伴而有今天的我們。

畢業後，兩人帶著那面銅牌走往不同的叉路，各自在不同領域努力，偶爾傳訊息聊聊學妹的近況，有時關心彼此的課業成績。期望有一天，我們能過回到過去，重溫那年深刻的時光。

當後悔和遺憾牽著手看著我

/405 恆影

人的一生中會有許多讓自己感到滿足、喜悅的時光，同時也有著懊悔與錯過的瞬間，有些人足夠灑脫能面對，有些人卻遲遲無法正視，當後悔和遺憾牽著手看著我時，我又會是哪一類人呢？

兩年前，每天如往常般上學放學，那時的我卻無比快樂，對一成不變的生活多了些期許，或許就是別人所說的愛情友情雙收吧。大概在當時的半年前，她轉進了我們班，有好一段時間都不怎麼熟悉，不知為何、從何時起，我們熟稔起來，是損友亦是益友，僅僅幾個月的時間，她在我心中成了舉足輕重的存在；同年暑假，我喜歡上了個男孩，從同窗走到情侶，儘管大人們都說：這只是小孩子間的遊戲或者還是學生，談什麼戀愛？但我還是很快樂，會因為他的一句話感到喜悅，也會因為他的沒回應而感到失落，這樣的日子，讓不成熟的我們，都相信了「永遠」，也認為生活會一直善待我。

某天，「那件事」爆發了，我以為我做的好事，壞了，班裡有個和我不錯的男同學，喜歡優秀的她，而他們給我的感覺也並非是落花有意 ，流水無情，所以想幫他們，事實上，也成功了，卻不知這是我惡夢的開始，女孩的家庭很嚴苛，父母都是老師，對她抱著很大的期許，事情被她的父母發現，當我們聯繫不上她時，心裡有個底：或許，她要被轉學了。幾天過去，我們回去學校，班導走過來看著我，嘆了一口氣，說：「你應該知道了吧。」就在那一瞬間，淚水在眼眶打轉，要強的我，忍住不讓它掉落，卻還是在趴下的那刻，潰堤了。中午，班導找上我，和我說了很多，也知道我和那個男孩的事，我不知道我是怎麼想的，居然被說服了——離開他，那天，我哭的撕心裂肺，第一次知道，原來人的心真的可以那麼痛，兩個對我來說很重要的人，在同一天離我而去，皆是我親手推開的。從此，這件事成了我心底最深處的痛，每至深夜想起，以淚洗面，每天過得渾渾噩噩，就這麼持續了很久。

我曾是一個無法正視自己內心深處傷痛的人，更甚至會一蹶不振，總是被過去的困境絆住腳，需要很長的時間才得以解脫，如同那段時間的我，學業荒廢，情緒暴躁，無法輕易地自主控制、調適，

直至「一道光」照進我的世界，才使原本黯淡無光的生活有了一線希望，重新找到努力的目標。會考衝刺的寒假，「那道光」的出現，在旁人眼裡是錯誤的時間點，於我而言卻有如救贖——我的偶像，就這麼溫暖我的世界，直至現在，依然是如此的存在。第一次知道他是因為朋友傳來的照片，在看到他笑容的那瞬間，我感覺我的世界被溫暖包圍，他的笑治癒了我的心，就在那時，我覺得，生活好像也不是只有苦味，我的生活多了點甜。他是很好的人，雨天幫助理撐傘，自己卻淋濕了半身；工作結束，向每位工作人員一一鞠躬道謝；價值觀亦是：「在成長中接受批評，在困境中釋放善意。」我很感謝讓我邂逅如此美好的人，療癒了我渾沌的歲月，我漸漸地笑口常開，也改善情緒管理的問題，日子慢慢地回到了正軌，我希望把我從低谷拉起的他，也能夠平安喜樂，我正努力地追尋著我的光，在未來，能夠以更好的姿態去見他。

如今，我的「過去」各自安好，我不甚清楚自己是否放下，但思量起偶像對我的啟發，我想，我已釋然。願我愛的人們，幸福快樂，也願往後的困境，不會將我擊倒，再無憾無悔。

兩條愛心手鍊

/405吳宜軒

有兩條手鍊，自從它們的出現，我的心中便自動的騰出兩個空位，一個是給我的，一個則是給她的。

中秋節的連假，我們約了要出來敘敘舊和分享高中生活，即便只分開三個月，高中也剛開始一個月，這些時間根本不足以蒐集出一整本的生活札記，但就只是想跟她聊天，想見她，想她。前一晚失眠的原因是因為國中的回憶隨之而來，即便有苦也有酸，甜還是恰巧的蓋過去了。隔天匆匆忙忙地跑到約定地點，因昨晚與記憶的纏綿，差點就趕不上預計的公車。這時她也剛好從我面前現身，白皙的皮膚，捲度恰好的頭髮，無論任何季節一定要露面的大長腿，和一如既往的熊寶貝香味，是她。一見面，在心中演練過的開場白瞬間被心頭的小鹿撞飛，頓時腦袋一片空白，快速理好情緒，一起吃了飯，逛了文具店，在市集附近漫無目的地走，默默地也快到了尾聲，極度的不捨在心中由裡而生，此時，耳朵突然溜進了一句：「要不要去買手鏈一起戴？」，還來不及答應，她就緊緊的抓住我的手腕往我剛才經過但不敢多做停留的攤子走，當時我的心也緊繃到快要炸裂，她走的毫不猶豫，像是計劃好的般。

滿滿的手鏈瞬間映入眼簾，唯獨兩條如發光般各自迅速的吸引了我們的目光，我拿了一條玫瑰金的，明明自己不太喜歡粉色系，但她喜歡啊，她拿了銀色的，兩條的上頭都有顆愛心，不同的是，我的是平面的，她的是立體的，在我看來，它們雖然長得不同，但彼此心意都是一樣的吧，我是這麼希望的。不到兩分鐘，就實現了好久之前的白日夢。公車快到了，快速的收下手鏈，拿出錢包，給老闆錢，不捨的跟她道別，便衝去坐公車。在公車上，我本想把手鏈拿出來再欣賞一次，頃刻間，公車上的人可能都聽到了心碎的聲音，手鏈不見了，我著急的把包包裡的東西都倒在旁邊的椅子上，眼眶泛著許久不見的淚，就是不見它的蹤跡，還來不及戴，來不及跟它拍照，來不及跟朋友炫耀，就離開我了。眼淚不聽使喚的跑出來了一整個回家的車程。這是我和她的第一個紀念小物，就因為自己天生的粗心大意和漫不經心，讓我難過到了好久，讓她失望的跟我說沒有關係，那時我只想一拳揍扁我自己。

過了幾天，她傳來了一張她帶著那條銀色手鍊的照片，真的很美，也很適合她，心中的感嘆也跟著讚嘆隨之而來，難過了一下下，也拍下了自己的手腕，是她那天抓著的那隻，開啟繪畫模式，也畫了一條在我的手上，不像玫瑰金的粉紅色，一顆畫了很久但自己還是不滿意的愛心，傳給了她，真心想讓她知道即便我耍笨地用丟了她，我心中還是會為那兩條深刻的回憶，空出剛剛好的位置，然後拋開難過的思緒，期待著下一個小物的到來，也會更小心翼翼的守護它，永遠。

青春如此，夫復何求?

/503林郁馨

剛經歷了全身臟器的奮力搏擊，宛如一雙手狠狠擠壓、撕裂我的肺部，氧氣被抽乾殆盡，就像超市裡真空包裝的食品，只是裡頭裝的是好勝的代價，最後，只剩雙腿不顧一切抬起 、落下、向前、邁進，將思緒和隱約呼換我姓名的聲音拋下、踩過。

而此刻卻能如此安靜地，獨坐在空無一人的教室，用粗淺的呼吸感受生命的真實。但說如此安靜固然錯誤：來自操場、來自廉價塑膠罐裡的生紅豆相互碰撞、來自四面八方迸發出的熱血歡呼聲、來自上千顆年輕躁動的心不絕於耳，甚至擾動了我企圖安頓下來的周圍氣流。我自命清高的地不願流連於紅色跑道與揚塵間，卻又暗自希冀那些加油聲全是衝著我來，誰又能懂我的矛盾呢?

十一月的風微涼，然而十一月的陽光依舊曬得我頭昏腦脹，空氣混雜了亞熱帶獨有的悶濕，此種黏膩的感覺我早已習慣了。剛好的風吹醒窗邊的陳年窗簾，灌入一絲微弱生命力，我蜷縮在教室的一隅，獨自欣賞它飄動留下的痕跡，頓時心中冒出一個當年總是沉默害羞的小女孩，流連於一個人的小小世界，深怕任何從走廊傳來的動靜將打破我努力建立的安靜氛圍。汗水浸濕了全身，我能嚐到它的滋味，汗，是鹹的；殘留在胸口的餘韻，是揮之不去的酸甜。

關鍵時刻

/505陳欣庭

每人的一生中，必定都曾面臨許多關鍵時刻。小至是否要吃掉那塊蛋糕，大卻可能決定他人的生與死，在令人屏息的抉擇間，無論心中是否有千絲萬緒，無論多麼不願意，在做出選擇的那一秒，就已成為決定未來的關鍵時刻。

國中時期，我曾閱讀過東野圭吾所抒寫的《人魚沉睡的家》，內容大致是在述說一位母親不願接受女兒溺水腦死的事實，因此藉由機器幫助女兒延續生命，卻遭到旁人的不理解和憤怒謾罵。當時讀完故事的我，內心不但替委屈受苦、被迫延續生命的女兒抱不平，也為母親的自私行為深感不贊同，我不禁疑惑，說再見真有如此困難嗎？不就是說出「放棄治療」四字，有什麼猶豫之處？對我而言，這雖是個關鍵時刻，卻有很簡單的解答。

然而，親身經歷類似狀況後，我才了解，有時，說再見真的很困難。依舊是關鍵時刻，卻已不再有簡單的解答。

昨天放學時的輕鬆與歡樂，都在聽聞奶奶噩耗的當下煙消雲散。根據他人的轉述我才了解，奶奶在上午八點左右被發現她沒有醒來，緊急送往醫院後被確認為重度昏迷，醫生宣布若是使用強制呼吸器沒有幫助就要插管治療，然而，插管治療卻可能導致奶奶不再清醒，只能利用機器維持奶奶的生命。

曾在朋友面前高談闊論放棄治療益處的我卻在此時陷入了沉思，用機器來維持奶奶的生命是對的嗎？或者，用機器維持的是「生命」嗎？亦或只是一塊軀殼？想要要求爸爸讓奶奶放棄治療，話語，卻在唇邊黏住了，即便用盡力氣卻依然無法說出曾被我輕易接受的四個字。關鍵時刻，我卻不再輕鬆，時間變得緩慢，絲絲的想念和濃濃的不捨化作滴滴的淚水落在奶奶織給我的毛毯上伴我入睡，夢中有一個老女人泛起微笑，慈祥的詢問一個小女孩：「呷飽未？」

這是一個還沒有結局的故事，我不會說奶奶去世了來搏取淚水，也不會說她已康復來奪得歡笑。昨晚在經歷一番天人交戰後，全家族都同意不要插管治療，但奶奶如今是生是死，我不知道。我只是想透過這件事說明想法：關鍵時刻，從來就不簡單。

古人云：「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或許是因為無論如何設身處地，未來要走的路也不是自己將會經歷的，因此能夠以清楚明朗的態度來思考，唯有親身經歷，方能明瞭其中蘊含太多情感，絕非三言兩語能夠描繪。關鍵時刻或許也是這樣吧！只有親自體會才能理解所有的猶豫永遠都不是庸人自擾。

關鍵時刻或許有長有短，但在說出決定前的那一秒務必要三思，因為一旦做出了關鍵選擇，就無法再改變。未來，注定要在這個時刻所做出的抉擇下緩緩流逝，直到遇見另一個關鍵時刻。

齒

/505陳欣庭

翻看從前的相簿，每個人都對著相機露齒而笑，當時歡樂的時光，毫無保留的展露於我們的笑顏。然而，不知從何時開始，我們不再開懷暢笑，取而代之的是抿唇微笑?

猶記得國小時，當聽到「要拍照囉」，所有人就會爭先恐後地擠到最前排，比出早已過時的勝利手勢，搭配一聲聲耶，綜合出一張張充滿豐富表情的照片，每個人的笑臉都極具特色，有些笑到一半卻被口水嗆到，有些笑得燦爛卻被他人擋住，唯一不變的，是大家在擠，也要讓露齒而笑的開懷表情收進相機中，彷彿這麼做就能讓時間凍結在最美的那一秒。

打開社群軟體，有許多網帥、網美發佈的照片，然而當我仔細查看，卻找不到任何一張開懷大笑的表情，我不死心的繼續翻找，卻發現即使笑了，也都是雙眼微瞇，嘴角微微上揚的公式化微笑。或許這樣的表情很令人著迷，但我多麼想看到一張已不再流行的、舉起勝利手勢的燦笑，而不是沒有情感的抿唇微笑。

從露齒到抿唇的微笑方式，是否也反應了我們的情緒隨著年紀的增長而慢慢收斂了?如果說牙齒能夠表達我們最真實的情感，那麼我們就是不再將最直接的情緒表露無遺，而是禮貌地將所有感情遮起，還以一個淺笑。

不知何時，我們還能如童年般暢笑，拍出一張張老土的露齒而笑?

郝大灣的傳奇

/601陳昱樺

上禮拜我到聯合大學的台灣語文與傳播學系面試，聯大的八甲校區山景很美，剛好早上下了點雨，濕氣很重，雲霧繚繞著山，我想在這裡讀書與創作，會是一件很浪漫的事。

教授的第一句話竟是說道台灣與大灣名字的關聯，但我完全不知情，只記得之前在課堂上曾聽過一個說法，大灣的由來是早年大灣到府城有個很大的彎道，反讓教授以為他自己誤解了，回到家和朋友分享這件事，才發現是我的知識短淺。於是我們討論了大灣地名的由來，發現其實有很多說法，大彎是當地耆老的流傳，也有學者認為與台灣有關，朋友安撫擔心說錯話的我，開玩笑的說，說不定大灣是一位偉人的名字，於是我倆她一言我一語的寫出了郝大灣的傳奇故事。

「此地紀念郝大灣先生。從前從前，這裡有位居民名為郝大灣，他辛勤努力，毫不懈怠，就是為了讓家人過上三餐溫飽的日子，每當居民們需要幫忙，他總是二話不說的出錢出力，不求回報。如此優秀的人卻在一次暴風雨中，為了替居民開路而淹亡，居民們為了緬懷郝先生，將此地名為大灣，並打算建碑刻文，以讓後人明白其之偉大。郝大灣的妻子拒絕了，她說她的丈夫一生付出不好揚名，只要他的精神永存就夠了，偉大本身不會因為無人知曉而消失。在郝夫人的呼籲下，居民們以不同的說法告訴後代子孫大灣的由來，但郝家族譜一直存在這麼一位郝大灣先生，而他謙虛打拼的精神，一直流傳在今日的大灣子弟中。」

雖然只是隨意創作的故事，不過很多時候，歷史本無一定的真相，傳說是因人相信而存在的，如我喜歡聽國文老師說的人物故事，配合課文中前人的想法，其實覺得就算是失實也沒關係，時代太久了，反倒給了讀者很大的想像空間，而這些不同的解釋，正是研究歷史與文學的樂趣所在。

二零二一年四月十七日，一位文組少年與一位理組少女的突發奇想，將故事完整化送給我的摯友阿庭，願我倆友誼長存如郝大灣的精神，願大灣子弟沉穩內斂如祖先們的踏實。

生活意趣

/601陳彥伶

每個人的心中都有一畝田，我們的喜怒哀樂與所感都會影響著它的枯榮。其中最具營養的肥料，便是我們在生活當中所體會的意趣。

「趣」會以各種型態，在各種時間地點出現，他們毫不起眼，不讓我們輕易察覺，只是默默地環繞在每個人的日常之中。有些人在彈鋼琴的時候感到自在放鬆，趣因而滋長；有些人在算數學的時候感到精神充沛，停不下來，趣也因而茁壯。在我的生命中共有十年光陰都圍繞著「朗讀比賽」，直至今日憶起，我方才赫然發覺「朗讀」是灌溉了心田的一大養分。

在拿到每張朗讀稿時，我會寫上滿滿的記號，提醒自己哪段要起要落，哪句音量要高要低。每一次站上講台練習，臨摹作者的心境，感受文章的情緒，當字字句句落下，我用聲音邀請聽眾進入作者下筆的心情，讓他們身歷其境，隨之起伏。就像一位說書人，我覺得朗讀文章使我更加完整，當我上台與台下分享作者的感情時，全身無比舒暢放鬆，就像找到了那個最適合我的所在，「朗讀」帶給我難以細數的「趣」。

每個人心中的那一畝田，有時會逢暴雨倒灌，有時會遇久旱不雨，但更多的時候會由生活裡的意趣賦予新生，使之滋養茁壯。不用刻意探尋，當我們投入自己熱愛的事物時，「趣」便已悄然爬上你我內心深處。

愉快的一天

/603蕭茹瑩

「好一朵美麗的茉莉花——」奶奶哼著熟悉的小曲，熟練的操弄著茶具，從茶几到茶杯、從茶葉到茶水，沒有一處馬虎。

今天是爺爺的生日，雖然他離開我們好多年了，奶奶仍堅持每年的今天都要泡上一壺上等的茉莉花茶，因為她感覺得到，爺爺會回來品她的手藝。一曲茉莉花，一股茉莉花茶香，吸引了或者有意或者無心的幾隻小白蝶到庭子裡漫遊。那是爺爺的化身嗎？抑或只是平凡的生機。

我一如往年，搬了三張凳子到庭裡，並在奶奶身旁坐下，一坐就是一下午。一如往年，奶奶拿著舊相本，從她和爺爺相遇、相識、相戀到結為連理、兒孫滿堂，鉅細靡遺的說著他們的故事。一如往年，她說完便靠在我肩上，嘴裡含糊呢喃著「老欸啊」，接著甜甜地進入夢鄉。

「奶奶！您快看！那是爺爺嗎？」我一手指著停在杯緣的小白蝶，一手輕拍奶奶，將她喚醒。奶奶樂得合不攏嘴，告訴我他就是。我們於是又在庭裡坐了好久，直到小白蝶飛走。

小白蝶是否真的是爺爺，我們無從得知，但在對爺爺的思念前，是否是真的或許並不是那麼重要。畢竟奶奶是如此深信，沒有誰比爺爺更愛她泡的茉莉花茶。這是愉快的一天，有著茉莉花茶香、奶奶哼唱茉莉花的歌聲以及象徵思念的小白蝶。

沉默

/603洪晟軒

在現今的社會，人與人間的距離越拉越近，交流也越來越頻繁，但我們卻覺得我們的心越來越孤寂，與他人越來越遠。這正如〈沉默之聲〉所言：「人們說話並未真正交談，人們聆聽卻並未真正聽見，人們寫的歌曲，卻從未分享心聲.....」，這樣的沉默漸漸擴張，逐漸成了人與人間的巨大隔閡。

在寂靜的夜晚，我常常獨自感受到某種孤獨站上心頭，這種感覺不是因為沒有朋友的陪伴，我明白，這是對我自己的反思，反思著現今這個社會，人與人的交流往往都僅限於表面，而從未真真實實或實實在在的去了解一個人。在這資訊發達的世代，我們與他人間的距離看似更短，短到只需一根指頭，就能與他人聯繫，但也因這樣頻繁的交流，我們越來越不珍惜交流的深度，內容越來越客套、膚淺，這造成了一種巨大的沉默，使我們不常說出自己的內心話，使這個社會的隔閡越來越大。

我也常常發現到，現代許多人都使用著網路高談闊論，但在真正的現實中卻隻字不提，彷彿在網路上才是真正的自己，這種現實與虛擬的認知錯誤，往往讓我們在面對重大議題時選擇沉默，不敢以真實的自己去為自己的想法發聲，導致了群眾無法傳達自己的想法給領導者，造成之間的代溝，這也是種沉默。

現代的「沉默」，往往是由發達的科技所導致，任何事都有兩面，在我們享受科技所帶給我們的便利時，不妨也要去反思，反思科技所帶來的影響，以上便是我對沉默的經驗感受。

餘光邊境

/606陳宥安

漆黑的劇場閃爍著五彩的光芒，臺上的演員狂野地、縱情地、極盡地揮灑汗水，為求得觀眾們的喝采。換場時，總是有幾個黑影在舞臺上東奔西跑，他們不被所有人注視，就好像圖書館裡沾滿灰塵的那本書吧！沒人為他們留心，匆匆地尋著自己想看的書，觀眾們也一樣，只是等待著下一齣戲的來臨。

一齣好戲要有好的演員、合宜的聲光特效，但人們常無意的忽略隱居幕後的工作人員，尤其是換場工，他們的職責是以最快的速度和鮮少的人力佈置好下一戲碼的場景，沒有人看清他們的臉龐，少數觀眾甚至在他們工作時閉眼休息，畢竟他們並非焦點，須臾，他們就從舞臺上消失了。我彷彿也從未注意過他們。

一次偶然的機會，進了劇場實習，我是負責擔任劇中的配角。燈光昏暗，但仍依舊看到一位位換場工汗流浹背地為我們佈置好下一個場景，搬運時的碰撞聲、辛勤的踏步聲、急促的喘氣聲，讓我注意到了他們，盡忠職守地完成份內的工作，盡可能地無聲，避免干擾觀眾的情緒和戲劇的張力。汗水滴到了我的指尖，我被他們的勤奮努力和自願默默無聞給震懾到了。

謝幕，所有演員迎接著掌聲，而我眼角一瞄，換場工們正收拾著道具和地板上的碎紙花，等到觀眾們都走了，我上前詢問了一位正在整理佈景的叔叔，「您不會覺得沒被觀眾們看見很不值得嗎？」我說，叔叔笑著回答我：「我們一起完成了這場演出，所以得到的掌聲是一樣的，不是嗎？」原來我是如此狹隘，為他們套上了弱勢的框架，事實上，每個人得到的回饋是一樣的，如同計程車司機，日夜接送客人，為家庭付出，其實我們同樣為生活打拚，但我們用了「可憐」的目光去看待一群被弱勢化的人們。

十一點半了，我正準備回家，臨走前向那位叔叔道聲謝謝，我撿起了地上那包收拾好的碎紙花，對叔叔說：「我們一起完成這場演出吧！」我漫步離去，心中湧上了一股暖意。

新詩

DWHS
19TH
ELECTRONIC
SCHOOL
MAGAZINES

成為一個乖巧而溫順的普通人

/501何依庭

他說我普通，我同意
就像我的日記本裡用墨水爬滿的都是你
但你卻連我的名字究竟怎麼寫都不記得

他說我寫字的樣子太過虔誠銳利
所以我從不拿自己真正的作品給你
盡我所能讓自己在你面前溫軟可親

他說我笑的樣子太過矛盾刻薄
所以我不再笑不再憤怒不再難過
情緒反應靠著察言觀色認真揣度

他說我看待感情的樣子太過危險
所以我不和你談起以前深受吸引的愛情觀
大家都說我是一個脾氣溫順的傾聽者

車窗

/501何依庭

我在車窗裡看他
夕陽拉著我前行，他卻仍停在那樓下

我在車窗裡看他
不會有人注意到一雙眼睛的落下
就像那傍晚時分橘黃的晚霞
這終究是一廂情願的年華

我在車窗裡看他
成了一朵花
我會輕巧的綻放，然後凋謝
時間流轉，再次成為你眼中微不足道的街
旁花

重陽

/601陳昱樺

那一年我們相遇
在遲到的走廊上
從此 心上的湖面
是兩顆溫柔的太陽相輝映

為你
我把那件塵封已久心愛的襯衫拿出櫃子
細心整燙
把右手的袖子裁斷了一截
那是愛的證明

盛夏的密語
是摘外婆家最甜的桃子分你
是沒有不捨的放走釣到的大魚
是在你耳邊輕讀亞歷山大與赫菲斯提翁的故事
緩訴子高與子華的傳說

你我是一見鍾情的青鳥
齊飛在雨後出彩的天空
許我倆一生摯愛
從少年到重陽

踏步

/602顏以欣

看看那滿山的雲翳
遮擋了幾抹
斑斕絢麗

望著天邊星光熠熠
多麼奮力的孤寂

身旁落下潔白棉絮
那是名為時光的贈禮

噓 快別說了
你也總要找尋方向
趁著今日陽光正好
還能曝曬潮濕的回憶

在校園漫步時

/606陳宥安

在校園漫步時
總能看見四季更迭
在林木上留下的痕跡

春是嫩綠的枝芽
生命的微光正一朵朵地從花中綻放

夏是碧綠且熱情的葉
高中三年熱血的青春
在春風化雨下
不再稚嫩
烈陽的催熟
使我成為能夠獨當一面的葉

秋是離情的落葉
換上一身褐色大衣
要面臨的是艱苦的冬日
和迎來的大考

冬是無情的強盜
偷走了春的美好
奪走了夏的活力
搶走了秋的憂愁
拿走了屬於我們的一切
但唯一沒拿走的是下一個春天的希望

小說

DWHS
19TH
ELECTRONIC
SCHOOL
MAGAZINES

攜摯鬧元宵，傾盡半生笑

/405溫盈珺

半個時辰過去了，該來的人卻是連影子也沒見著。

「姐姐，妳可當真不去找人? 那街上燈市早早就開始了吶，他不來，我們也得去呀！」楚芯不耐久候，在外頭瞧見別處人家熱鬧，心裡更急了，直往屋裡跑，邊大聲嚷嚷。

「再等會吧。」只見卓慶仍端坐案前，在那兒一筆一畫的寫，頭也不抬地應道。

「哎呀還等呢！就怕柳郎是路上耽擱了來不得，咱倆再等下去，豈不是傻子麼? 」楚芯聽了更是氣急敗壞，卻是拿她沒法，只得丟下一句：「好姊姊，你若是想慢慢等就隨你了，可我是不作陪的，先走啦！」說完，人就一溜煙地跑了。卓慶倒也不攔阻，只起身，把門輕輕關上。不一會兒，楚芯已來到巷口，聽得燈市人聲鼎沸，心裡甚是歡喜，直衝大街奔去。

「哎喲！」怎料得，她迎頭撞上一個人，可還摔倒在地上，水碧色的襦裙沾了一地土塵。

「唉，無恙否?」那是一名小伙子，他連忙把楚芯扶起。

「疼.....疼啊，咦? .....你！好哇，你這個.....」楚芯怒不可遏，一掌擊向他胸口。

「嗤，這氣力，我看妳倒是一點兒都不疼。」不錯，正是柳石。他身著一襲墨黑襴衫，束髮而未冠。

「怎麼?瞪我? 我所言可有錯? 妳不疼，我可是被丫頭妳撞得打得莫名其妙！」

「哼，我才要問你，半個時辰不見，都去了哪兒廝混?」楚芯聲勢逼人，巧小個頭不礙其威厲。「如今，你也敢不把我們家小姐當一回事了。起初是謙謙有禮、風度翩翩，這當兒，卻懂得耍人啦?」

「耍不耍，弄不弄，那是你說。可我柳石，豈敢對妳家姁姊有所不敬？」柳石正色無懼，道：「我遲，是因有事不得不處理，我這不是來了麼? 正要往貴府去呢。」

「哼，你想什麼?」楚芯冷生一笑，靈眸瞬轉，計上心來。「你當我們小姐是什麼人? 她難道會乖乖等你到這時？人家早跟梁公子去了，本來他邀小姐還不肯的，怎知，你死也不現個身，她沒法也只得答應梁簡了。現在兩個人正一同賞燈哩。」語畢，嘴角兒一揚，像是不屑，又似幸災樂禍。

柳石挑眉，淡淡一問：「此話當真？」

「騙你做甚？不信，你倒親自上街去尋，若你不怕招惹人家笑話。」楚芯暗自揣度:柳石精明過人，想瞞過去也絕非易事。一言既出，駟馬難追，要不然.....「喂，告訴你，快靠過來噫！」

柳石一湊近她耳邊，楚芯先是嘿嘿地笑，竊語：「本姑娘給你傳授一道將功贖罪的妙法啊，你且仔細仔細聽：梁簡嘛，窮小子一個，想必沒些錢給小姐買燈的。而我們姁姊生性節儉，買燈的錢她是沒打算過的，但.....這不代表她不屑啊，所以.....」

「所以這燈，沒別人，就是我送去給姁姊了。」一截話，柳石又道：「所言是否？」

「可不是嘛？」楚芯莞爾，要拍他肩頭，他卻閃開，回身一出手，便是在她額頭敲過一下。笑言：「我說你個傻丫頭，這種事還用得著妳給我提點，當我痴愚呀？」

一拂袖，柳石朝街大邁一步，忽又轉頭幽道：「再者，如今不說有多少個人為妳家小姐捎來幾個燈，我呢，錦上花沒啥好趣，雪裏炭，那才有我要的韻致.....」瞧那神色，不似玩笑。無多言，即揚長而去。

「姊姊！姊姊！慶姊姊！」忽聞呼聲，卓慶擱下筆，引身而起，逕往門戶步去。

「姊—大難啊！」定神細視，推開門闖來的，正是楚芯。

眉頭略皺眼半瞇，卓慶道：「何事？」

「適才，我剛到街上不久，就瞥見柳公子人了，可他.....他他.....」

「莫急，長話短說，他如何？」卓慶鎮靜地望著楚芯，卻不得她結巴的真正原因。

「我看見柳公子和一位姑娘走一塊兒，賞著花燈，還有說有笑。」楚芯心頭暗自笑著，端看姊姊的反應。

「此話可屬實?」卓慶微微側頭，楚芯知道她要使探心術，若真要蒙騙，隱心術是不可的，眼下正急，她只能使法惑惑姐姐，讓卓慶聽不清她心思，趁其尚未明識，趕著道:「真的！我可是親眼見的不會錯。」

「那另一位女子為何人?你可認得?」聽這麼一問，六七成估是信了。楚芯忙將後勁添足:「我只遠遠地看，是誰倒也說不上來，但見那妝色衣著，想是富戶人家的女兒沒錯，而且……」

「我去找他。」正說著，卓慶便要跨出檻外，楚芯見了趕緊一把拉了她回來。

「姊，慢點兒，我不攔你去尋，可外頭凍的呦...還是我先去給妳找出那件大姑送的襖子穿上罷。」

「不用。」卓慶扯住楚芯袖子，低頭思量了片刻，終道:「只那件柳郎給的白裙子就可以，快去。」這才鬆開。楚芯知意，不多說什麼，只是速速取來，向著姐姐抿嘴兒笑。

「諾，我不去的，在家替你抄字，吶，快走免得他們走遠了。」邊說邊把她輕推外送，剛踏離屋舍就立刻關了門，臉上有掩不住的笑，楚芯，這也算半個暗暗得意了。

東風夜放花千樹。更吹落、星如雨。寶馬雕車香滿路。鳳簫聲動，玉壺光轉，一夜魚龍舞。蛾兒雪柳黃金縷。笑語盈盈暗香去。衆裏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提著一只畫著小黃香的紅紗燈，柳石東走西趨，行遍附近所有街道，尋過燈市各角落，卻怎麼也不見卓慶。鼓吹喧天，熙熙攘攘，怕是喊了名字她也聽不著。

「莫非，那丫頭唬我玩兒?」對呀，他怎的沒想到呢?說不定是楚芯在嬉弄人！柳石不禁自嘲，怎麼這樣個小孩把戲也不若平常能隨口道破?是該去姁姊家探個明白的，可他又想著，再找一會兒好了……

卓姑娘個頭嬌小是不好發現，但即便是元夕，她大抵也不會打扮得花枝招顫。置身於金頭銀面的麗人當中，縞衣素容的她想必是格外突兀才是，怎會尋不著?連梁簡這小子也難見其蹤影，柳石心裡大概有個底：自己是被騙了一局。

他此刻所立之處是燈市最為煩囂的地方，不時有華輦豪輿自身側經過，道旁販子吆喝聲此起彼落，稚童小兒嬉戲追逐，笑聲脆如鈴響。這般喜樂，柳石卻是渾然無感的，反還有些苦厭。

他歎了歎，開始往卓慶居所的地方踱去。一路上，他免不了要瞧瞧手上這只燈籠—茜紅的底，鵝黃的花色，一個人頭那樣大，上頭臘梅只零星幾朵，枝椏細如青絲。比不上那宮燈，說艷也不艷，但柳石偏有把握，姁姊會喜歡的。

只是能不能送到她手裡，就不是那麼清楚了。

約莫走了一刻鐘，燈火已變得稀疏，遊人也漸漸少了，不再是摩肩擦踵，光撩影亂。

忽一回眸，頓時柳石整個人僵住。

不能開口，也無法呼吸。就那麼佇立在原地，兩眼直直盯著前頭不遠處，一個站在枯樹下的人影。

那是一位女子的背影，她身旁的枯枝上掛了兩三盞花燈，藉那熒光，柳石隱約看出，女子身穿繡紅海仙的荼白褙子，下身著霜白羅裙，頭上挽著凌虛髻。

這背影好生熟悉，會是她嗎?難道楚芯確實沒說錯?可是，她不是應該跟「公子梁簡」一起的嗎?為何這白衣女子給他的感覺，竟然與卓慶如此神似?

柳石往枯樹那兒前進，走了兩步，驚見那女人突然轉過身來...熟稔的淺文殊眉，湘妃圓唇，檀暈妝和那雙清眸...錯不了，是卓慶！她也同柳石一樣驚愕—這不正是柳郎嗎?遙遙相望，兩人久久不能語。

驀然，卓慶趨前，拱手高揖，口道：「柳公子。」

柳石瞪大了雙眼，都忘了還禮，直問：「怎麼會?可是楚芯說妳—唉.....」竟突然打住，說不下去了。

「楚曉諳說了什麼?」卓慶隱隱覺得不大對勁。

柳石不肯對她的眼，猶豫著該如何是好。

「她究竟說了什麼?」

「這.....她說.....妳和梁簡在一塊兒。」卓慶聽了，不過淺淺一笑。

「笑什麼?」他倒糊塗了。

「就是，曉諳又耍著人玩了，還盼公子恕罪。」說完，她真向柳石做了個揖。

「不不不，免禮，是我該道歉才是，讓妳等了這麼久，罪過罪過……」臉上一陣棗紅，他又道：「我是去辦了些急事，只是不方便明說。」

「那是不要緊的。」

見卓慶不再追問，柳石趕緊接話：「來，瞧我給妳買的燈。」他把紗燈遞去，她伸出象牙白的纖手接下，尷尬暫時是止住了。

「多謝公子。」卓慶提舉燈籠至眼前，見那小黃香頗有韻致，輕笑道。

「對了，這件褂子……好像是我前些天派人送過去的，不是?終於見妳穿上了，可還不錯。」柳石是收斂著稱讚，卓慶這般模樣在他眼底豈止「不錯」二字？只是他曉得，彼此是同窗，在她面前也不得妄語。

「嗯，我想今日正巧合適。」皎月白衣，瑩瑩玉潔，熠熠生輝。忽聞一巨響，遠方天際竟現青白焰光，接連數道金黃艷紅，宛若神龍降臨。「那不是煙花麼?走吧，我們去看放煙火。」卓慶欣喜地說道。輕移蓮步，向燈市喧嘩處而去，柳石緊隨其身側。

「容我一問，這兒放的煙花，可有你之前在平江城見過的漂亮?」聽他提到了蘇州，她面色閃過一絲愀愴。她別過頭，不想讓人見著。「無分優劣，風景殊異，各出奇勝。」梳理好心緒，卓慶面向柳石，含笑地下評：「一為璀璨，一為絢彩。」話音未落，一陣轟然巨鳴劃破和諧，卓慶為之一震，一時站不穩步。

「當心。」一個箭步跨到她身後，柳石攙扶得及時。

「謝……多謝。」卓慶旋過身來，行個萬福禮。想到方才是半入人懷，她登時面頰微緋。

「是爆竹嘛。」柳石好似想到什麼趣事，朗聲清笑:「我記得，有一回在我家書閣，那時梁簡也在，我們三個正談學，突有響雷大作，當時妳卻不為所動，從容自適。怎麼剛才區區炮聲，就把妳嚇得根都抓不住土了?」卓慶並未答話，回身往前疾行，立馬遠離放煙花的空地。

「欸，卓玥禔，你做什麼？等等我！」柳石見狀愣了半餉，後提起腳步追去。眼前是沒了卓慶的影，他倍感詫異，沒想到她一個女子，居然是這樣的健步如飛。

「玥禔！玥禔！」柳石有些急了，滿街喊她的字。忽然，他在人群的縫兒裡瞥見了那只紅紗燈。

「走那麼快幹啥呢？我又哪兒說得你不高興了？」柳石緊緊抓住燈籠的桿兒，怕一不留神她又不見了。

「我沒有不高興，方才根本沒聽清你說的話。」卓慶語帶不解，又道：「爆竹聲太吵了，我想，到這兒講才清楚。」

「喔喔……好，妳說的是。」柳石搔了搔頭，不怎麼明白她真正的意思。

「買花燈呦！來，來看呦，買個燈求個丁唷！什麼樣式都有，快來……」兩人向左右看了看，才發現附近都是兜售燈籠的攤販。在遇見玥禔以前，柳石看過漏壺了，已過子時。不料到這個時候，尚有那麼多燈待人來買。紗燈、福燈、走馬燈……各色甚繁，櫻草、柳綠、丁香、海棠紅、赤金、靛青……卓慶出神地看著。

柳石見柔柔彩光紛映於她一身白綾羅上，也是看得出神……「玥禔，要不然，我再給妳買一盞燈吧。」「不，謝了，一盞足矣。」「再不然……也給楚芯她買一盞吧。」柳石心想卓慶這會兒該同意了。

「公子，你有所不知。」她巧笑道：「若要給曉諳買燈，只兩三盞是不夠的。我不希望子椗破費，還是罷了吧。」語畢，卓慶逕自復前行，離開販燈的攤子，好打消他的念頭。

再往前走，是賣元宵的地方。這是她頭一次見到元宵真正的模樣，圓圓的，玲瓏可愛。以前在蘇杭老家，街上喊著賣的是糖槌，元宵對卓慶而言算是新奇玩意，引得她駐足，好奇地瞧著。

「玥禔，你過來看看這些。」卓慶一手提燈，另一手被輕輕地攥住。

柳石將她拉到另一處。那是個被眾多仕女圍聚的攤販。至於為何多是女客，看賣什麼便知曉。「玥禔，你瞧這只鬧蛾，雕工挺精細啊，妳以前戴過沒有？」柳石從木架上拿起銀鑄的鬧蛾，笑著問。

「不曾。」「這樣啊，那妳想不想要一只？妳頭上這支簪子，太素了。」卓慶的凌虛髻上，沒有半件像樣的髮飾。他曉得，不是她沒有，只是不肯戴——那麼珍重的東西，怎能隨便拿出來給人見？

不過，柳石倒覺得，難得元夕，打扮得再美也不為過。

「那不適合我的。」卓慶搖搖頭。

「那妳看看架子上這些，哪樣合適？」木架上的好東西可多了：華勝、釵、步搖、髮髻、玉梅、梳篦、珠花、蓮花冠、珠翠、掩鬢……一邊的盒子還有耳璫、耳釘、耳墜、臂釧、壓襟……金的、銀的、玉的、象牙、琥珀、碧璽、琉璃、貓睛……可謂應有盡有。裙釵們爭相挑揀，卓慶卻仍不為所動。

「這兒莫非沒有你喜歡的？還是你想要到別處看看有沒有雪柳？」柳石不死心，見身旁一位著旋裙的女子髮上雪白一片，忙問道。「公子……」卓慶轉過身來對著他，正色道：「一是，我卓慶，向來不輕易接受過於華奢的贈物。二是，我並不完全視自己為女兒身，你也不是不知情，所以，這些飾品，我並未在意。」是沒錯，先前她向柳石行的是揖禮，至少是有七分的心把自己作男兒看。現在她這般嚴詞，也跟弱女子沾不上邊。

「至少，也請讓我為你買一只步搖吧。」柳石心平氣和地望著她的眼，穩穩地道。卓慶的態度並未惹怒他。「我這不是饋贈，更非高興賞人的。是歉禮。我遲來了半個時辰，單單一盞燈籠哪會夠呢？再說……」柳石狡猾地笑笑：「你當然可以說自己不是個女人。但我剛才見一位大爺，頭上插著好幾盞蓮花牡丹燈呢。」

她聽了，先是抿嘴兒笑，才道：「好，那你替我選一只。」柳石一個大男人，一湊過去木架邊，紅粉皆散了開來。不久，他挑中了一只步搖，掛著快活的笑聲趕著拿給卓慶看。

「妳瞧，這個如何？」質料是白玉髓，尾端有三朵嬌巧的桃花，下端是三條珍珠鏈，末擺有三顆雕有花紋的白硨磲珠子。透白、素淨、清秀淡雅。「這只可以。」柳石也覺得相襯，付了現錢，又回到卓慶身旁。

「別動，我幫妳戴上。」她側過頭去，他左手緩緩拂開一綹髮絲，小心翼翼地將步搖嵌入卓慶的髻裡頭，再仔仔細細地調整一番。「好了，可惜手上沒有銅鏡，否則妳就能瞧瞧自己現在的模樣了。」柳石想著，自己真是三生有幸，可以為玥禔打扮。「多謝公子好意。」卓慶又行了一個萬福，抬頭便問：「子椗，你覺得我這樣看起來如何？」「丰姿綽約，可以去走三橋了。」

她沒有被捧暈：「胡言，哪有男人跟女人一起去走三橋的道理？」柳石不打算同她正經，他相當清楚那只會沒完沒了。

「行了，行了，別管那麼多！」他扣著卓慶手腕，拉她走，邊故意大聲嚷嚷：「女人都可以上書院聽學了，為啥男人不能陪女人走三橋呀？」卓慶聽了，不怎麼生氣，只是任他領著自己走，兩眼緊緊盯著手上那只燈籠不放。

「唉，我糊塗了，給妳挑了一支步搖，倒忘記買楚芯的份兒。」到了橋上，她還是只看著那盞紅紗燈，聽柳石一個長嘆，這才抬起頭來，「曉諳喜歡的是抹額，我方才都看完了，那附近沒有，所以不要緊。」

「是嗎？我還是怕她見了妳的步搖，生醋了，下次見我就要揍人。欸，我第一次見楚芯沒陪著妳出來，若現在有她在，我這張嘴呀，鐵定更忙了。」卓慶只顧望著前頭的白衣女子們。

她們最前頭的那人手持一柱香，她想保持肅穆，卻還是止不住滿面笑。她們想必也是結伴出來走三橋的了。

「對了，玥禔，有件事，我一直想問妳。」柳石說這句話時，她正看著對側一對男女，兩人都在一頂油紙花傘下，似乎在交頭接耳什麼。

「你問吧。」

「就是……妳可還記得咱倆初見的那天？」

卓慶愣了一會兒，腳步有些放慢。為何是問這種問題？他想什麼？「我想……你該問的不是我們怎麼見，而是……如何認識罷？」

他們第一次見想是在學堂上了，卓慶那時大抵尚未注意到他，而柳石，想當然自那時起就跟全書院的學生一樣，對這樣一個來聽學的奇女子埋下深刻印象。

「也是。那妳說說，妳怎麼認識鄙人的？」

「就某次鄭雲玉領著一些人又來找我麻煩，你不知從何處冒出來講渾話的那時。」卓慶自從來到書院，嘲笑數落的聲音就沒在她耳邊停過，不僅是因為她是女人，有更多是出於她爹的「豐功偉業」了。

起初，最先跳出來替她抱不平的就是梁簡，但可悲之處是，梁簡本是全書院最窮的人了，他說話的份量，與羽毛是一樣輕的，且他早已是個「爛笑柄」了。

記得那日，鄭雲玉刁難卓慶到一半，柳石執一扇悠悠走出，一開口就是跟著挑她的毛病，還挑得不輕——不過到後來眾人才漸漸曉得，他在指桑罵槐。

「噢，是那時啊……」柳石微妙地笑著，歪頭略一思索，道：「我是不大記得我講過什麼渾話，可是雲玉臉上的表情我倒沒忘呢。對了，那小子，最近還有再找妳麻煩麼？」「他不笨，自取其辱的事沒有必要做那麼多回。」「是嗎？」柳石大笑道：「我本來還想說，我這兒還有準備不少上等的渾話，要來伺候鄭爺呢。」

「子椗，莫要生事。」卓慶不苟言笑的樣子，即使是在這樣怡情的元夕，該出來的時候還是會出來煞風景。

「唉，我這句也算是渾話嘛，不扯了不扯了，那我問妳，妳還記不記得，我第一次送禮到妳家，是送些什麼？」他這麼問可好笑，柳石頭一回送禮給卓慶簡直只能用「狼狽」來形容——他只准在門外等楚芯來接贈物，不得入內；楚芯拿了東西後知會玥禔，她連瞧也不瞧一眼就叫曉諳送回，並把人打發走。卓慶還讓這等「慘事」上演不少遍，她怎會知道柳子椗那些時候都帶了什麼東西過來？

「我只記得我第一次收下的是一個甜糕，和碗甜湯，之前的，我不清楚。」「所以我才每常說妳這怪脾氣，是什麼玩意都還沒弄清楚，就急著把東西塞還給我，不明究理的人或許還以為我要給妳什麼見不得人的東西。」他又調侃她。

「不是，我當下原本想的是……」卓慶幽幽嘆了一口氣：「我要是收了你的贈禮，我可拿不出什麼符合禮制的饋物來回拜你們柳家。」「哼，我可有聽錯?」柳石帶著些微暗諷的嗤笑而搖頭，更聳了聳雙肩。「一個敢毛人遂自薦來和新書院捧書執筆的女文生要來教人遵守禮法，這我可是天下第一人，榮幸榮幸.....」可惜他能笑得自鳴得意的時候，在玥禔面前，是沒多少的。

「你方才說些什麼了?」她又扳起臉來厲問，柳石忙道:「沒事沒事，只不過不中聽的.....渾話。我想說的其實是.....」他兩顆漆黑烏珠靈動一轉，笑言:「一位不顧俗議的女儒生原來也如此講究禮法，恐怕那鄭雲玉是有眼不識泰山。」

卓慶瞪是不瞪了，但在她聽來，剛才那句仍舊是渾話罷了。廢話瞎說到這刻，也是該收收。「你明知自己首次饋贈我而未成，為何還要問我記不記得你送的什麼？這是何意？」她冷不防一問。

「噢，那不過是逗妳輕鬆的，我真正要問的是.....」柳石將左手輕放在卓慶拏的燈桿上頭，目光柔柔落在那隨風晃呀晃的紅紗燈。

「為何後來，妳就會挺自然地收授我與妳的禮物了？只要不是太貴重或華而不實，妳都會含笑地接過去。我想，妳跟楚芯尚住在破舊老宅，衣食向來樸素，抄書的活兒也沒辭掉.....這些，都不像突然發達了嘛。所以，準是跟什麼阿堵物、回拜禮和禮數之類扯不上干係。我言是否？」

「是。」她短促答上。

「那你何不快向我細說緣由？」他把置於桿子上的手挪開，放在背後。她躊躇了好一會兒，遲遲未能應予半字。卓慶僅僅望著依舊走在對面的那對男女。

這已經是第三座橋了，為什麼他們還在附近？而且兩人好似故意地，保持自己行於卓慶和柳石的正對面。這男女仍然是在私相碎語，不怎麼注意到卓姑娘正看著自己。

忽然，卓慶發現那男子撐的紙傘，其作工與調色皆使她倍感熟諳，令她心頭為之一震：怎麼會？

「當心！」玥禔太專注於觀望思索，稍不留神踩到了橋面上的隆土，所幸柳石及時抓住她胳膊，才沒跌個踉蹌。

「多謝。」這時候，卓慶方憶起自己還沒答覆他的疑問。「我——」「欸，等等，我說你呀，先別管走路要看路，這妳肯定自己曉得。我不得不提...」柳石就這樣與玥禔一同停在橋面上，攥住她左臂的手未鬆開來。

「妳，能不能別老是動不動向我稱謝？我明白妳肩負汙名，帶著官府查緝後殘餘的錢產匆匆南下泉州，僅與一婢相依為命。於妳而言，『戰戰兢兢』，是必不可少的。」縱使他再厲害，大抵也無法將渾話說得這般振振有詞。

「但妳如今是在我柳子椗面前，難不成也需如此『謹言慎行』？妳或許不知，妳的每一句謝辭，聽起來不像感激，反倒似一種...謝絕，妳知否？」柳石把另一隻手按住自己的胸口，低聲問道：「旁人可能聽不出我所講的那些，可妳見我，真只是個旁人嗎？」

「那我該如何致謝？對你。」

「這簡單。」柳石揚起一抹傻笑：「頷首而笑就行了，我倆不是摯友嗎？朋友間毋須多言，心領神會，足矣。」這朋友二字，倒是他敢先稱之。話說，卓慶一直沒意識到，從走三橋的第一步開始，柳石便攜著她肘邊袖，沒有放開過。

「咦？朋友...哈，我瞭了，我瞭了！」他像是突然開竅般激動地撫掌而道，仰天興笑。

卓慶歪著頭瞧，這個足足實實的狂子——難聽就是瘋漢——又悟了什麼道理？

「不用說了，我曉得妳的理由。」柳石俯下身把臉湊近她的額前，有些得意的宣稱：「玥禔，原來妳是以我為摯友，才肯收下我的所饋之物。我懂了，抱歉啊卓兄，我這是才明白你的情義早就在此，剛剛還懷疑呢，對不住了，真對不住....」他拱手賠不是到一半，卓慶輕踏雲步掉頭走遠了。害得柳石在心裡自掌嘴，想是渾話最後的確鬧得姁姊沒好氣。

「玥禔，我是不是又惹你生氣了，不過些渾話而已，別計較行不？要不然，我就姁姊妳在時便不說了，可好？」跑到了橋下，他一攔下人就是這麼一長串，偏差沒跪下來求情。

「你誤會了，我沒動怒。」她回得心不在焉。原來，卓慶是在找方才那對共乘油紙花傘的男女，畢竟她越想越覺得，事有蹊蹺。不過經柳石一番不小的耽擱，卓慶極目遠眺，想當然是連紙傘也尋不出，更甭提人影了。

「那妳走這麼急作啥？」「這...」她沉吟著，不知是否該據實以告。倘若跟他明說，就算如此柳石也不見得領會卓慶的憂慮，因為她尚未向他坦白的事，有太多，必得耗上數夜促膝長談，但，時候未到，假使不供出實情，那...「看那兒，我聽果然是唱賺。」渾滑鼓聲，輕脆板響和裊裊，暫且解救了卓慶。她裝著樣子提裙快走過去，就在不遠處的江岸上，有一批表演唱賺的歌女，其中夾雜了三位吹簫的男子，圍觀者眾，皆席地而坐，隨節拍唱和。唯有幾位坐柔皮軟席的長者僅捋鬚微笑，不時舉杯酣飲，想說便是聘請這團樂隊的金主老爺子。

「耳朵真靈啊！」柳石則是悠悠哉哉的地踱去玥禔身側，「我猜，就算妳沒去過瓦子，也應早在還是大戶人家『公子』的時候聽過唱賺吧，懷念麼？」

「確是有些，可我聽起來，南北曲式有異。陣仗...也不若我見過的浩大。」卓慶心一緊，秀眉微皺，她知道並非柳石存心，而是這元宵燈市下，能令她憶起過去在平江時日的事物，多得隨處可見。說到底，是自己答應人家要來的，怪罪不得。

「唉，殊途同歸嘛，只管順耳，還別有一番風韻。」他兩臂交疊於胸前，半瞇眼著咂嘴，驚語：「唉，我真沒見過有琴的唱賺。諾，妳瞧最前排的兩個聲妓，正操著扁琴呢。」卓慶和柳石此時所站之位為樂隊東側，於是她邁步像北而去。正對樂席，其最後邊是藏青裘衣的吹簫士，左方是兩位擊鼓的黃櫨窄袖，右側為二位穿湖綠色縑衫的擊板者，至於居第一列的，正是柳石所指的操琴歌妓，總為三位，皆衣絳紫復襦。

「小唱，雖然我聽慣了大曲，可這也甚為精湛絕倫。」柳石評道，卓慶倒不知有沒有聽進他的話，只是一聲不吭的觀唱。

三個琴妓，中是回心髻，旁都為墮馬，盡著三白妝，一畫倒暈眉，二勾遠山黛；粉頰紅腮，唇鮮齒白，皓月點睛。琴音連綿，珠落玉盤、入鳴佩環；人聲鏗金鏘玉、聲動梁塵...這當兒，玥禔竟是聽得渾然忘我。

「嘖嘖，高老爺這回果真搶到了蘇杭『四君子』，雖少了一個，可燕語鶯聲、巧指月容，倒也無妨啊。」身旁一位醉漢舉杯酣語。「林賴泉韻、悅耳清心，吾等...可謂此生無憾！」另一人也乘興和道。蘇杭四君子。

卓慶略微震懾，更往樂隊前趨，驚擾前座看客，卻不顧其罵語。「真是高中花榜、名動公卿之四君子？」她的低語藏著一股悸動。實說，卓慶是想起自己遠在臨安與平江城四位素未謀面的胞姊。也不清楚她們如今是娼是妓，可其想來大概也是若那三名聲妓，天姿國色、精通絲竹、靈舌秀口.....眼下是難得蘇杭四君子下江南，要是向她們探問，運氣好的話也許能汲取姐姐們下落的線索.....但，卓慶總莫名覺得，好像這情況下去打聽，不甚妥帖。

「柳公子，妳認為她們真配得上『四君子』的頭銜麼？」她唯一可問的，僅有此句了。

「怎麼問得好似我是成天廝混在正店瓦子的渾漢？」柳石沒好地揨了她一句，接下來卻自風雅地淺吟:「陳器清音一曲高，香草、輕撮、抹尖挑，妘顏姝，更甚弦妙。」唱完，他便於卓慶耳畔說道:「楚芯常誇妳琴藝冠绝群倫，改天在下邀妳和清貞至寒舍，咱們切磋切磋。卓兄不知意下如何？」

「無礙。」她淡然一應。柳石見其，又恍惚地揣著一身若有似無的憮然，徐行向洛江岸.....「壁斑斕，幾若方寸，淨理難。路零單，斷思殘晚，莫敢盼.....商風溢漫，颯颯，冷肅然，復念江南.....」

悠揚的賺詞曲兒漸漸隱沒於遊人喧譁，於凜冽的江風裡。餘音如斷縷殘絲，寂寂然落垂.....

「讓我來猜.....這次妳是想看水燈，對吧？」柳石悄悄跟在卓慶身後，不著痕跡地輕語。

她的細鳳眼兒確實是朝蓮花燈漂流的方向望去，可這些赤金色的光團於她眼中，何止為祈福供賞之物而已？她所留神的，又何止是燈托隨波逐流、緩緩輻散的華美良景？

「欸，妳這樣不行，這江邊寒涼，妳一身單薄，準被凍到骨子裡去，我先去給妳弄來一件襖子，妳找個地方避風，待我來會。」他一回身，即遭卓慶拉住衫背。

「不用。」「啥子？難不成要我解下襴衫予妳穿？妳要不怕絆腳的話，也不是不可.....」「我不冷。」她牽來他一隻手，緊緊一握。「我自會調氣暖身，毋須勞煩。」纖纖素手在月光下泛著冷白，卻熱如炭火。

經此貼觸，柳石清楚感知到，的確有股不凡的真氣蘊藏於她體內，印證他前些陣子的臆測--她非凡間俗客。

「呃，好.....是我多心.....」柳石縮回手，往水畔前一站，朝後方的她回眸一瞥，又轉回，凝視如黃玉點綴的一鏡墨江，久久不語.....「水燈盛放，引人睛瞳。」驀然，他朗聲揚問:「然而姁姐妳，雖有睛瞳映眼，實是不見其爍。不知.....是否只是藉觀燈掩心事？」卓慶一愣，異其出語一箭中心，胸中塞然，無以應對。

「我最聰明！」「我才最聰明！」「我聰明得無人能比！」聞稚嫩玩語，柳石和她一偏頭，看到三名小童正拚「誰聰明」拚得猛呢。「我聰明到教書先生都誇我！」「我聰明到做官不用考試！」「我.....我聰明到可以當皇上！」

這下不只辯得精彩，恐怕，這些孩子的父母也得掛彩.....「小朋友，你們玩的遊戲，大哥哥也能玩玩麼？」這時想去軋一腳的，除了子椗，還真找不出第二人。他嘛，俊俏歸俊俏，長相仍是含著幾絲初生之犢的息氣，對小孩而言，是嚮往中有親切。

兒童圍著他，繼續講著沒道理的趣話，待他們腦袋瓜兒太小了不夠用了，柳石才道：「嘿，輪我了，你們靠近啦.....」他壓低嗓門：「我呀，可是聰明到.....」他還故意拉了長音，嘎然而止之際，急落：「連老天都想取本爺的命！」小童聽了，只睜目張口，也不曉得是沒聽懂，或者嚇傻了。

「哈哈。」柳石抹了抹鼻，復將雙手抱胸，笑迎徐步走來的卓慶，快語：「天下最好哄好騙，莫過黃口小兒。」他真行，現在再看，三個童子小嘴全「乖乖」閉上了。任有狂言妄語，怎也竄不出。

柳石大步一跨，逕自走往他方，她正要追隨，不料一只小手扯住其裙襬。「姊姊，那大哥講的，是真的嗎？」世事多怪，方才一叢叢的謊話連篇裡，小孩偏挑那句以為是實話。

「來，你們都坐好。」卓慶曲身蹲下，雙臂輕將他們攏過來，和藹地道：「要命的，是小聰明。人若想活，就得靠智慧；小聰明人人愛比，智慧卻是較量不得，因為世上每一個人的智慧不同，出現的時間也不一樣。所以，人，應該互相幫忙，而不是爭個你死我活，除掉別人，以為自己最厲害。記著了麼？」僅管兒孩點頭如搗蒜，卓慶明白他們不懂箇中道理，可這銘心咒一下，忘不了的。既忘不掉，那就足了。

「姁姊！好重啊，來幫我呀，快！」清脆亮耳的呼喚掠過，卓慶尚未回神，三個小童遂三步併兩步蹦去子椗那兒，直喊:「好多燈！漂亮漂亮！」她見了，抿著淺笑也踱了過來。

「光是賞燈怎解癮，反惹人躍躍欲試，誰逃得了呢?」拍撫小兒的頭，柳石把買來的五盞蓮燈拉高又放低，逗道:「小朋友，大哥兒給你們買燈，最好看的可是先搶先贏哪。」趁小孩跳上跳下的當兒，柳石趕緊同卓慶說句:「玥禔，適才我在燈販附近瞧見有人划舟兒，你可願一試?」

「行，且先讓我陪他們放燈。」語畢，她伸手接了燈繫繩過來，領著稚子們到水畔。點燃發燭，撥瓣置香，在祥寧的氣氛裡，迢迢目送……等五盞連燈接依風遠逝，不辨其影，兩人這才與童兒作別。

「我已經雇好了舟子，看上去挺厚實，放心隨我來吧。」子椗溫聲細語，耐心地將姁姊牽引至渡口。

一路上，她是靜如江面—雖偶有清漣淺漪，於隱微處……「留神。」舟面不定穩，他像在梳攏蒲蘆一般扶卓慶上船。約是有點兒不自在了，給過柳石同羽毛一樣輕細的一抹笑，便背對著他，撩起衣裙，卓慶於扁舟一隅落座，瞑目、凝神、運氣、靜省……好似船上沒有別人。「終於，有地方好歇歇嘍。」不，怎可能沒別人?單憑柳石一個，能抵一大夥。

他不曉得自何處摸出二壺酒，擱在地上時，還刻意碰出堅實的

聲響，並咳了幾口嗽。可惜，卓慶眼皮連掀也沒掀過。「諾，來燈市路上買的『半生笑』，妳且一嚐味！」她只打了個瞄，手不曾動過。「我說卓兄……妳萬萬別跟我說你從沒碰過杯中物，妳這歲數如何說也是比我長的。」正待她聽了什麼動作。果不其然，卓慶出手拾起半生笑。

紅瓦烏泥印，醬紫巾封罈。「喝呀，怎麼不喝?味兒都吸盡了會比較順喉麼?」柳石惑問，她依舊懸壺於鼻前，嗅聞如沉思。灌上兩口半生笑，他意滿盛讚:「甘醇若醴。」

「你當真嚐過?」

「哎，那不是事，倒是妳，還不喝，好像懷疑我下藥在裡邊。」柳石抹一抹嘴，笑道：「放心，我沒理由幹這事。我說，下迷藥在這酒中，暴殄天物。……而對妳下迷藥，更爲暴殄天物無疑。」說著，他定定地望著姁姊。

「要是……」她嘴角禁不住一陣上揚，星眸眨呀眨的。「要是，喝了能有你一半伶俐口齒，就算藥下了，也無傷大雅。」說完，卓慶唇貼壺緣，微傾而啜。須臾，覆巾擰蓋，輕置於地。

「怎地一口就沒戲啦？不合味？」

「吾止淺嚐，素來如此。」她輕道。酒量不好？不可能，她被鄭雲玉罰過酒的。酒品差勁？不對，當時鄭雲玉正是等著瞧卓慶醉後笑話，後才發現與其「等」，用「捏造」的更快而省事。刪著想著，柳石估計是通了，遂言：「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好，妳便帶回去，給楚芯吧。」

「她沒喝過酒。」卓慶清楚，要精進探心術，須得滴酒不沾。自己正是由於杜康賜福，探心術時靈時不靈。「楚芯活潑好動，猿心猴性，居然說她……沒碰過這東西？」「曉諳真不會喝。」玥禔面不改色，無受牽動。「那可有趣了，我來教她喝。」幾口黃湯下肚，柳石膽倒大起來：「跟妳說呀，楚丫頭倒走運，要我來傳授，包釀包挑包品包評！無一不全。」

「隨你高興，只管曉諳肯不肯向你學罷。」什麼也不說破。

鄭雲玉嗆過一句話，卓慶至今仍記憶猶新：「妳閉嘴掃人興，張口更掃人興；做是污人眼，不做最污人眼！聽清了麼？我不信妳不知倒信妳偏不改！」她真懷疑，雲玉是否身藏一技銘心咒……

「玥禔，妳那摺扇借我看看好不?」柳石見卓慶腰側繫有扇狀物，方問，不料其無答應。「欸，借不借?不借也吭一聲來聽。」

他把一臉嘻笑湊向她，差點沒嚇壞了姒姊。面上一熱，卓慶隨即低頭取扇，交出去時，指末還顫著。

「不錯，不錯……柔絹潤絲，骨架輕固，墨色鮮亮……何處所來?」「剛才那些孩子中，有一女童，其家乃販扇為業，她送予我的。」默視底下洛江水，她挾著笑音說道。

一水燈漂來，江面泛著一縷縷的松綠，如玉若碧。有那麼一霎那，她欲投身而下，穿上沁冷的青袍，永世等待歲歲元夕，葉葉扁舟……「諾，深山隱澗，正好與妳合適。」柳石要未出此言，恐卓慶真會去了最適合自己的地方……她獨獨抬臂取回摺扇，並未偏過臉來，當然也沒多看幾眼他誇好的扇畫。

「玥禔。」柳石把穩地喚了她的字，難得。

很自然地，卓慶俐落側身一轉，直謂:「何事?」

「這句正是我所欲問呢。」他悠然一笑，說:「吾見汝……觀水上蓮燈和凝望江心的眼神，是同一色。你可知，為哪一色?」「不明此意。」「蒼青。」一斷語，柳石復嚐一口半生笑，不過，是學她淺啜。「妳心間有事。告訴我，何事?」他玄色的英瞳逼視下，著實半句反駁也對不出。更甭提卓慶本就嘴笨。

緘默約一盞茶的時兒，柳石也按身不動地盯著他這麼久。「你可還記得，自己稱我為摯友?」初音生澀，苦的倒不是講的一方。

「記得，半炷香之前說的。」

「我……無摯友。」這下子，換他耗上一盞茶來慢思了。

「怎麼說?」卓慶聽了，暗自慌張起來。三個字裡，漫漶地浮現失落、惆悵、憂慼……

「我從未有過莫逆，如何判定咱們就是?」

「從未有過?」他挨近她。「再仔細思量。」卓慶止於苦笑：「何必?沒有的，不會因硬想而生出來。有的話，那光景也是，不禁碰的瓷罷。」芳源窮極，盡皆香塵如幻;俗世人間，不過元宵遊客。看似親近的，也只屬互相照應。「妳可知，『摯友』何意?」

「子願述，吾願聞。」「否，先說妳曉得的。」卓慶明瞭，這並非刁難，然而仍如招供般不易。「誠信懇切，濃淡似水，刎頸肺腑。」「不錯。該我說了。」延臂而出，柳石將兩罈酒喬在一塊兒，才朗音宏道:「勝己，德重。趣味，吃虧。直言，志遠。援困，諒人。無掛念，無相忘。蠟如蜜，漸意甘味不膩不饞。」大抵是渴了，他伸手要去拿酒罈，卻像顧慮到什麼似的，不取了。

「你從哪本籍冊上看來的?或者……哪位長輩提點你的?我從未

聽說過此言。」卓慶其實是會意不來，只是她懂，他不會自多行解釋。「要說……是自己悟的，也不算錯。但更切實來講的話……」柳石緩緩抬頭，澄澈冰清的眸子望向她的眼，不偏不倚，無游無移。「是看著妳，方悟得。」卓慶怔怔不語，驀然，他肅然而立，又言:「我說自己視妳為摯友，非依他家之義，非據經典之談。摯與否，惟從心！」字字精短，卻聲聲闊遠。柳石神色堅決，剛如玉石，卻深藏軟軟情絮、軟軟厚愛，於後韻……

「吾今由心證，同爾摯友，無戲無悔。妳且聽從己心，若生同感—」他揭袖露臂，佩劍出鞘。「我們，飲血相誓。若無……我願就地叩首，為一時魯莽之辭謝罪。」瞬息，卓慶毅決起身。子椗左執劍柄，玥禔右坦內肘。她眼潸然，他目佈紅絲。「慶。」「……石。」唯二字，乃雙誓。以刃自劃中臂，取對方的半生笑，傾臂滴褐赤。復舉己之酒罈，拱而相揖，畢，仰頭盡飲，再次互敬揖。

「玥禔，今後呢，我就叫妳『慶』囉。」過了好久，柳石終恢復了調皮調兒「且慢，妳呀，這下可別氣到同上回任楚芯追著我捶，小妮子力氣沒妳少。」「不會。就讓妳稱名，可諒我還是稱字習慣。」她正忙著拭去劍上的血跡。「哼，我看哪像習慣?是因為中聽吧。多謝給小弟留顏面，但煩請也向楚妞兒勸勸，別老『頑石、頑石』地親切。」她沒回應。他不過笑笑。

「嘿，我問啊，你刀柄上掛的黑石頭，能借人瞧瞧嗎?」還劍入鞘，卓慶輕捧，移至柳石膝前。他欲以指尖觸，她立馬拉回。

「這碰不得的，你也說自己只看看，不是?」

「哇，何等美玉如此寶貝?它有名字吧，叫啥來著?」卓慶尚未反應，一指腹飛來，抵住其胭唇。「欸欸欸，先別說溜嘴，給我來猜。」果然摯友。他那根指頭沒被削下，還好端端地立著。

「妳這佩劍名曰琨玥，這烏玖，想必是『珮玦』沒錯了。」說完，柳石遏止不住渾腔大笑。

珮玦亂玉！「萬不可暴殄天物。」撫摩著玖石，她思索片刻，這般引頭:「清心玄玉，此即稱呼。此物乃家慈所予，要我在使劍後，以及每日晨起，夜寐前佐以咒文來清心，方寸有亂時亦然。清心玄玉萬不得經別人觸及，家母嚴正叮囑，否則，恐後患無窮。」「清心?妳清心經還嫌抄不夠嘛！用得著這小不隆咚的東西代勞?」他一如往常地反諷道。他不信她需要它。那太侮辱人了。

「還有，何謂後患?放心，我不碰。」

「吾不曉知，家母未嘗透露。不過，此玉存在並非荒唐。」悄聲無息的長嘆後，慶語:「大約七歲時，我與先父共乘畫舫遊長江。不料，在場一名藝妓竟辨出我女扮男裝，更大肆宣揚。我一時心急，出手擊昏了她。其金主不悅，尋我問罪。不明為何，我只記得自己身陷怒焰，無能脫離，遂失了知覺。回魂後，那金主的左眼……沒矣。」此段往事怪險奇悚，她述得四平八穩、自然味淡。

「之後呢？」「本是商議賠錢、杖罰。杖是挨足了，但銀兩湊齊前，那債主，連同他的歌女、家僕侍從等人全數……遭到不明弒殺。此事後，先父與家慈商榷，由她領我跋山涉水求得原礦，添吾氣血煉製而成靈玖，命我隨身攜帶，引為前車之鑑。爾可還有疑惑？」

沒了，沒了，不談。」柳石揮揮手，故作輕鬆:「一塊半個巴掌大的石頭帶出這樣多的傷心事，常言苦困不堪回首，我沒理由虐待人……不如這般，我給你即興吟詞，轉換轉換心緒，怎麼說?」講著，他都站了起來。

「聽完此事，你真能作出遣人悲懷之詞?」卓慶心知肚明，柳石賦詞功夫不遜，只是，這情況，好似過於勉強……

未料，在微醺的才子聽來，一切像極了挑釁。「別說的那麼早，聽過再評也遲不了多少……」左跨、右邁、前趨、後行……慢悠悠走完八步，至於背後的一只手躍出，隨脈息而擺舞:「潛步園，丈梧桐，願了磨箏宿念。欲弦馥……卻自剖，拗撥柔腸裂。垂喪首，見鮮翠，蓋仙草牽魂歸。閒坐適，偎木青……感惜拂面流！」曲罷，柳石興未盡，急道:「卓兄！妳也來露一手！」

來不及弄清他唱什麼意味，甚至仍徜徉於豪爽而不失細緻的嗓聲中，她推辭:「子何時見我填新詞?豈非趁機拿人取笑?」「見是沒見過，聽倒聽人談過，曉諳便說不錯哩。」子椗不輕言放棄:「若想藏私也無不可，但高歌舊詞總無礙吧?抑或……妳怕跟我比?哈哈！」見其醺酣依舊機靈巧笑著，卓慶轉得不甘示弱了起來:「情似遊絲，人如飛絮。淚珠閣定空相覷。一溪煙柳萬絲垂，無因系得蘭舟住。雁過斜陽，草迷煙渚。如今已是愁無數。明朝且做莫思量，如何過得今宵去。」

音律方歇，「好姒姊，再一首。」這話調兒，若泣若笑，似喜似愴，未睜眼一認，玥禔還真不知是柳石。暫且擱下疑慮，應他要求吧。「江南好，風景舊曾諳……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能不憶江南？」

「妙人妙曲！」蒼勁渾厚，簡單，即舟子插的嘴兒。

「我啊，好像是聽到了那風鈴響兒—清聲脆語，又無雜嘈;還像這洛陽江啊，表面是弱不禁風，內裡到是紮實遒韌，好，好，好！」那老人家的稱頌，也算得上是段悅吟。

他頓了頓，復言:「已經三十幾個秋了，我終於再聽見這般良謳！敢問公子，這是哪家官妓，堪比蘇杭四君子，老夫我啊，死能瞑目矣！」「唉，哪是什麼俗戶官妓？」子椗回身，緩步向舟夫而去，暢語：「我這摯友，乃靈鵲下凡哪。」

不知是否因一罈酒已下肚，渾話居然開始有那麼一點入耳了，然而，卓慶仍速速起身，向柳石耳梢柔道：「子椗，莫要張揚。」「好嘛好嘛，但動不動聽，乃騙不了人。」兩人走回紅紗燈靠放的另一舟側，尚未彎腰就座，柳石尖音突現：「且慢，我有一事，不得不相告。」

「何事？」他低垂眼簾，啞著嗓子說：「再過兩日，節假便盡，要回書院嗑墨去了，是吧？」「嗯。」「那是妳，當天我不會在，下個月也不去，應該說：.....最短一年之內，學堂上皆不能見我.....大放異采啦。」

卓慶心頭略震，拳一緊，即問：「你不來聽學了麼？」「不是。」徐徐抬起頭，柳石歎道：「吾將遠行，恕此匆別，還請勿掛懷。」一年，整整二十四個節氣，見不著子椗？初聞尚不覺有大異，然細憶相識以來，論學、話談、爭辯、共散行.....舊日種種，實是擬臘比蜜.....「要到哪裡去？為何須一年？」

子椗忽背身於她，幽道：「叔父遣我往臨安，訪數人，辦些事，必耗上不少時日。此極為重要，非遊樂之行。」

沉吟一會兒，卓慶應允：「知道了，且告訴我何日何時，我定當擇禮去送行。」回答得比他想的更為冷靜。其實，自己還沒告實於姁姊的事兒，柳石心裏裝得挺滿，只是，仍得再撐一下。

「不用了。」他轉過身，笑道：「想備禮的話，把妳自己備來就行。」卓慶圓著眼瞧他，不諳弦外知音。「我說呢，可以是妳跟我一齊去，要不要？」她即刻搖了頭，連步搖都像在拒絕他：「不，甚感你這番好意。不過，我會留在泉州。和新無汝，我盡力不生惹嫌隙。不須惦念我和曉諳，先父遺貲不豐但足，簡服素餐，也慣習，定當過得去。梁簡，我將設法請家姑接濟，否也會再思量他法。總之.....」慶添上中氣，以遮哽咽：「往後一歲，你便忠於所託之事，莫因我故而誤。且待.....來年相會，同窗.....共拾籍。」

「欸，等等等.....等一下兒。」一齒清晰，一則口結巴。子椗，握上玥褆袖腕處。「小姑娘，我明白妳現在很是激動，所以咱們坐下先，可好？」嘴上是問著，倒真把人拉下來了。她沒反抗，但手早抽回，置於膝上。

「容我道個歉，我剛才說錯，妳並非靈鵲下凡，正經來判是文曲星轉世。我想了想，就算我消失一甲子，這六十年妳還是會老老實實窩在妳的小舍裡，嚼著白飯豆腐菜湯，邊研經究書，沒日沒夜，抄寫活兒估計也是行至專業之極，端看妳願不願赴京司謄錄罷。」嘴皮子忙，比手畫腳也猛。卓慶只顧往子椗脖頸處盯，沒什麼注意他何時「靜」了下來。

「不過.....妳讀過的書上肯定有這樣寫道：『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己。』我知，妳必已弄清其中些許道義，可我還得分享一點微薄之拙見啊：除了卓兄案上靛皮黃紙是無涯，妳可曾想過門扉外同是無涯？卓兄若要拚完屋內再奮戰屋外，豈不是要讓人心疼妳，把自己累得形容枯槁？」她正欲開口，他便慌得不敢停下：「我.....我也不是不明白，妳最忌諱有人刻意提起蘇杭一帶。我無意刺激，只是想，澄清一事。」

再不停歇要斷了氣了。子椗一咳，咳出好多聲來。卓慶隨即向前傾身，不料，被他抵住肩膀。他抬頭，指著自己的臉，那白一陣紅一陣的面龐，道：「瞧，形容枯槁比這還『漂亮』--妳若變成了那樣，叫我如何專心辦事？」

恢復為潤澄，他把話說了回來：「跟妳講，我之後要待一年餘的臨安和平江，雖曾是你們卓氏敗落之地，可再認真算來，那是妳離去近兩年半後的蘇杭.....與妳想的，肯定有所出入。所以，明慧如爾，姑且參照我所言，下出第二個更受人尊重的智擇罷。」

見卓慶無回應，柳石忽倒地而伏，故作哀音：「羅敷呀羅敷，吾非劫女色，還請攜上楚芯來驗證，可憐可憐使君敝人啊！」

她只闔過眼，未做搭理。凝脂般的眼皮底下，紫瞳若千千轉個沒完。

「靠--岸囉--」躍地而起，扶船舷下望，一片光黃，的確，回江畔了。回眸一瞥，驚見白衣人影長立，小黃香燈也離地，子椗道：「欸，先回答我嘛。」

「我想要，歸去後再作考慮，明日復相告。」她輕悄旋身，閃過他禁不住而伸去的手臂。

「那，慶，待會兒我喚梁簡來，咱們一塊兒回寒舍，我叫人做

元宵，三人共啗歡飲，為佳節收尾，可否？」「不，我想就此一別，即作良結。」說著，玥禔復行高揖，回身登岸，燕步迅離。遠看如遁逃，可他沒時兒判別！踏岸、疾奔、瞬轉、躍行.....

「慶！.....慶！」單名如煙，裊裊飄送至燈火闌珊處，可枯樹下，並無清心玄玉的沉沉璫響.....「卓慶，是妳自己說過的.....身而為人，天生避不了試煉，為何，這下子卻落得倉皇而逃?」柳石，除了低語喃喃，尚不知還能做什麼。

「不給她一些時日思量麼?。」這時，一抹天水碧掠過他面前。是楚芯！「慶姐姐沒有逃，你說錯了。」她幽幽一笑。

「那，她去了哪裡?」

「我不會告訴你，可我能向你擔保，她正等著你。」

杭州。

他沒有時候再蹉跎下去了。

「玥禔，果然，這便是妳.....」

馬致遠官場失意，東籬人河畔遇奇

/604廖盈瑞

金黃色的晚霞映著馬致遠，背後拖著一身孤高瘦長的黑影。這裡是張家口附近的小漁村，此時金輪滾進地平線，天色已晚，漁夫們早已收網上岸，市集也已陸續收攤。

堤岸旁船隻緊繫，空氣中還瀰漫著淡淡的魚腥味，只有蒼蠅似乎無家可歸，成群徘徊在魚屍周圍。馬致遠心情鬱悶，白天的他在官場受了蒙古人一肚子氣，打擬夕陽西下時來漁村漫步排解情緒，不料入眼的竟是如此淒涼，使得他情緒更加低落，開口嘆道：「夕陽下，酒旆閑。斷橋頭、賣魚人散」他徘徊在河岸。

忽然一名身穿白衣的男子從河中逐步浮起，踏水緩步朝馬致遠走去，見之而問曰：「何故至於斯？」馬致遠嘆了一口氣道：「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白衣男子看向天空，納悶道「這句話怎麼怪熟悉的？」然而，他並無沉默太久，低下頭望向馬致遠道：「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

「請等一下」馬致遠插口道「我沒有帽子，不知是否如此...」

「隨你高興，先聽吾說完」白衣男子不耐煩的揮了揮手道「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

馬致遠想了一下，道：「大師所言甚是」

白衣男子莞爾一笑，退回河中，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划龍舟；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投粽子」遂沉入水中，不復與言。

聽到白衣男子所言，馬致遠豁然開朗，沿河復行數十步，忽聞橋上有人談話，心喜而快步前去，只聽得一人以逍遙的口氣說道：「鯈魚從容的在水中悠游，牠一定很快樂」

馬致遠心道：「心快樂於是萬物快樂，正所謂禽鳥知山林之樂」轉念一想「等等，是這樣嗎？」還未明白，橋上另一人卻冷靜地反駁道：「莊兄，你不是魚，你怎麼知道魚是快樂的？」先前那個人自信道：「惠施老弟你也不是我，你怎麼會知道我不知道魚是快樂的？」語氣冷靜的那人辯解道：「沒錯莊兄，我不是你，所以不知道你在想什麼；但你也不是魚，所以你也不知道魚是快樂的。我這麼說肯定沒錯」然而『莊兄』一派輕鬆地道：「非也非也，惠施老弟你忘了一件事，我們回到最初，當你問我『你在哪裡知道魚是快樂的』時候，你就已經認同魚是快樂的了。那我現在回答你，我是

在濠梁上知道的」聽到這個出乎意外的回答，惠施暗道：「好本事，竟然發現『安』這字有兩種意思，一種是『怎麼』，用於反問；另一種是『哪裡』，用於疑問」

他繼續想「莊兄，你很有本事，但還是太天真了」他開口說道：「沒錯，但請回到接下來你所說的話，你問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這就是在問我『惠施老弟你是在哪裡知道莊兄我不知道魚是快樂的呢？』，現在我也回答你這個問題，我是在濠梁之上知道的」兩人費盡唇舌，互相廝殺，你不讓我，我不讓你。

馬致遠心想「真是的，你們兩個只要不下水抓魚，牠也許是快樂的，一把他抓起來，他連快樂這種情緒都沒有，因為升天了」想到這裡，哈哈一笑，逕自朝夜宿的木房走去。

天明，馬致遠理好行囊，動身前往西湖。